

風雨滿城

(劇幕三會社)

天行社發行復版第六十號

著原克與垣史・樊

編改辭苔

天行社總社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月初版

1-5000

本劇係根據馬耳先生所譯之美國名作家史坦貝克(John Steinbeck)小說「月亮下落」改編而成的，史坦貝克最近來美國最出風頭的作家，他繼承了美國小說主流路易斯，安特生，特萊塞等所發展的社會小說類型，而更尖刻，更深入到民間，代表美國小說最高的成就。

「月亮下落」於一九四二年春出版，即被認為這次大戰中所產生的最佳小說。其電影攝製權，已為二十世紀福斯公司以三十萬美金購得，不惜投以巨資，攝成偉大的影片。

——改編者

風雨滿城人物總表

(以出場先後爲序)

古維白——縣中醫師，也算全縣頗有權威的紳士，正義感凜然。三十多歲。

李福官——楊照時的勤工，胆子很小。

松本大尉——日本軍官，一個神氣活現的人物，三十歲左右。

楊照時——縣長，年約五十餘，精神矍鑠，堅毅而忍耐。

橫井一郎大佐——日駐縣最高長官，殘暴而狡滑，但有時也會假惺惺作態。四十多歲。

諸葛智——縣商會會長，漢奸，一個無恥小人。

丁少媽——楊照時女傭，三十多歲，她不知道甚麼叫愛國，但她本能地恨日本人。

武田二郎少佐——日本軍官，係担任技術工作，性沉默。

本間中尉——日青年軍官。由思慮病轉而神經變態。酷好女色。

植松久安中尉——日青年軍官。

戶川新谷大尉——日軍官。

李烈貞——林炳順之妻，略有智識，溫順美態，典型的賢妻。

林炳順——本爲公務員，縣淪陷後爲生計所迫，而當礦工。年三十左右，坦率勇敢，復富熱情，任何暴力不能使其屈服。

高德興——漁夫，年青力壯。

高德發——漁夫，高德興之弟。

日兵五六人。

第一幕

第一幕

風雨滿城

第一幕

時間： 抗戰後第五年冬。

地點： 一曲剛剛淪陷的小城市的縣長公館裏。

人物： 楊照時

古維白

松本大尉

橫井一郎大佐

李福官

丁少媽

諸葛智

日兵三四人

佈景： 縣長公館的會客廳，擺設中西參雜，像四壁掛着古色古香的名人字畫，傢具却多是西式的。

如茶几，沙發，壁爐等等。但也不十分講究。正中擺一張小的圓桌子，蓋着白毯，桌上是花瓶之類的東西。兩邊是兩扇門，一門通內室，一門通外面。

（幕啓，古醫師獨個兒，西裝，坐在靠壁爐旁的沙發上，無聊地吸着煙捲，不時把煙捲放在口裏，伸出手去烤火。李福官拿一把雞毛帚進來，拂拭着。

敵軍昨天佔領了這個城市，立刻通知說：今天上午十一點鐘橫井大佐要來見縣長，爲了保全一城

人的生命，楊縣長準備明則與之周旋，暗中却領導民衆反抗，古醫師是他的老朋友，今天是特地來幫忙對付的。）

古繼白（以下簡稱古）（看看壁上的掛鐘）快十一點鐘了嗎？那末他們就會來了。

李福官（以下簡稱李） 是的，古醫師！

古 縣長現在在幹甚麼呢？

李 正在換衣服，預備見那個什麼大佐。

古 噢，那個大佐，是的，叫橫——井——郎，怎麼樣一個人，你見過嗎？

李 昨天才來，那裏看得到，不過我聽人家說起：看見他騎着很高很大的馬，跟在鬼子兵後面進城，神氣兇得很哩！

古 昨天進城的日本兵一共有多少？

李 不多，聽說只有兩百多人，（笑着）但是他們會調槍花，把這兩百多人城裏城外來回跑了好幾趟，好像有很多人馬一樣。

古 其實這是最笨的法子，那個人看不出來。

李 可不是？他們連衣服都沒有換過。大家看了肚子裏又氣又好笑。

古 聽說殺了不少的人哩！

李 噢。尤其是小伙子，看你有點兒像學生子或者當公務員的，抓到就殺。其次就是女人了。一家姓吳的，開豆腐店，鬼子兵闖進去要拉老闆娘，老闆不肯，結果全家五個人都給殺掉了。

古 噢！這是浩劫！……可也想不到，事情會變得這樣快，僅僅半天工夫，八百多個保安隊就都給他



們包圍起來了，好像有鬼似的。

寒小

四

李 (停下拂拭) 還不是有鬼？昨兒晚上……噢！古醫師，這個事情你別跟旁人說，(走近低聲) 昨天晚上有人來告訴縣長說，城裏有了奸細啦，日本鬼子就由他們引進來的。

古 (喫驚站起) 噢！有了漢奸？難怪這麼快！

李 聽說攻城的鬼子一共不過三百多人，照着實好守哩！要是沒有人引他抄小路進來。

古 (踱着步，無限感慨) 所以我說，要是沒有漢奸，中國不早打勝了！

李 自然，可是，這班人喪盡良心，「惡人自有惡報」，那個做漢奸的有得好收場呢？

古 那當然。

李 而且，聽說還是城裏很有名氣的人幹的。

古 (恨恨地) 是那個混蛋？

李 一時還查不出來，縣長爲着這事情氣了個半死。

古 怎麼可不氣？他辛辛苦苦的幹了兩年多，剛剛有一點兒頭緒，半天工夫就這麼給完了！(頹然)

李 唉！甚麼都完了！(又回轉身坐下)

古 (拂兩下桌子，又停下來) 這麼快，可不是誰都料不到？楊太太早不就要縣長跑開嗎！縣長說：早哩！最少有五天可以支持，一來就跑，良心上怎麼對得起老百姓？那裏曉得一下子說鬼子兵已經進了城，要逃也來不及了。

古 (又是一聲長長的嘆息) 唉！……

(從玻璃窗子那兒，可以看到一個戴鋼帽的人一閃，接着一陣拍門聲。)

古（看看壁上的掛鐘）他們倒來得很準時。唉！讓他們進來吧，福官。
李 是！

（通外的門開了，一個日兵走進來，肩上掛着一挺輕機槍，很快地在門邊朝四週望了一眼，門口外面站着一個軍官。）

軍官（望着古醫師）你是楊縣長嗎？

古（微笑站起）不！我不是的。

軍官 那末你是縣政府的職員了？

古 也不！我是這城裏的醫生，縣長的朋友。

軍官 那楊縣長在那兒呢？

古 正在整裝歡迎大佐，你是？

軍官 不！我是松本大尉。（驕矜地）對不起，按我們大日本皇軍的軍規，在指揮官沒有走進房間以

前，那地方先得搜查一下，看是不是藏着有武器。（掉轉頭看看日兵）動手！

日兵（很快地跑到古醫師身旁，用手按按古之衣袋，回頭。）沒有甚麼，大尉！

松本（以下簡稱松）再仔細查一下！

古 這是怎麼着？

松 不是說過了嗎？你要見大佐，這是難免的。

（於是古醫師的西裝內衣袋被打開了，取出一個小皮包，把它交給大尉，大尉把它打開，看着是幾件簡單的施手術用具，便交還了。）

幕

一

第

風 雨 滿 城

古 謝謝！那是我必需的東西。

松 （打開從身上拿出的一個硬皮小本子，略爲一翻，側轉頭。）我相信在你這兒一定藏着武備！

古 那裏！這未免想得太過了。

松 （驕橫地）笑話！老實對你說：在城裏，當地的諜報已經工作得很久了。

古 噢！你們派來的？

松 哼！就是你們城裏的人！（坐在一張沙發上）

古 （驚詫）那些人呢！

松 現在就告訴你也沒甚麼關係，（加重地）諸葛智！他就是一個。

古 （大大驚詫）諸葛智！怎麼？他是在……不會的吧！是商會會長哩！

松 （鄙夷）哼！老實告訴你，帶領我們進來的，就是他。

古 （失神而緩慢地）就是他！……他！

（楊縣長從內門進來，他穿着綢長袍，黑馬褂，領下留一撮鬍髭，五十多歲，精神矍鑠。）

楊照時（以下簡稱楊） 呵！大佐來了多久？我是楊照時。

松 （站起）不！我是松本大尉，來爲大佐事前檢查的。（回頭對日兵示意）喂！

（日兵在他們說話的時候，不停地這裏瞧瞧，那裏翻翻，這時聽到命令，很快地跑到縣長這兒，

向他的衣袋搜着。）

松 請原諒他，縣長！這是我們皇軍的軍規。

日兵 （搜罷）沒有甚麼，大尉！

松 吧！（又坐下，翻一下手中的小本子）噯，縣長先生！我想你這兒還有兩桿槍吧，是嗎？

楊 （驚疑）槍？你是說槍吧。是的，我有一枝手槍，還有一枝獵槍。

松 （堅持地）這些槍在甚麼地方呢？

楊 這……（遲疑）是在睡房的衣櫃裏吧！

松 （站起走近）那你把鎖匙交給我。

楊 那衣櫃的？

松 是的。

（楊懷疑地把鎖匙交給他）

松 （拿給日兵，揮一揮手）去！

（日兵進去片刻出來，手裏抱着手槍，獵槍。）

楊 噫！這兩枝槍……

松 對不起！暫存在我們那裏吧。現在沒有事情了，你們好好地等着見大佐吧。

（他沒有行禮，帶着日兵走了。）

楊 （爲剛才的一切，痛憤得滿面通紅）唉！真是豈有此理！（頹坐在沙發上）

古 （也坐下）楊縣長！爲着全城的民衆，你得需要忍耐。

楊 忍耐，以後還有比這更使人難忍的侮辱等着我們來承受哩！

古 但你相信我們總有報復的一天吧！

楊 當然！——哦！聽說今天早晨還有六個青年給他們活活地坑死了，（悲痛緩慢地搖着頭）這真是

風 雨 滿 城

吃人的世界！

古 六個！以後一定還有更多的年青朋友要慘遭屠殺，但他們那個想得到，越屠殺，只有越激起我們的同仇敵愾，只有加速地促進我們的反抗行動。（激昂地）中華民族是永遠不會屈服的！

楊 朋友！回腦冷靜一點，我們立刻要會見魔鬼了。

古 （吁了一口氣，略停，看一下手錶，再看看掛鐘，）十一點二十分了。

楊 （吃驚）你要走嗎？不——不！留在這裏吧！（稍停，無可奈何地）我們從來沒有被征服過，我，我有點兒害怕哩！

古 你也冷靜一點，縣長！

楊 唔，……我想抱定——「身不可屈」的宗旨，一定不會失敗的。
（沉默一刻）

古 我剛才聽福官說，城裏有了漢奸？

楊 是的，有人報告我。

古 可我又聽那個松本說，諸葛智就是一個。

楊 （驚異）諸葛智？

古 是的。

楊 恐怕不會有這種事吧！

古 這也說不定的，諸葛智這個人，本來就俗不可耐。一個完全的投機主義者。
楊 可是他究竟是一個商會會長。

（遠處傳來一陣軍樂隊的聲音，他們靜默下來，軍樂隊奏着一支進行曲漸行漸近，接着有呼呼的叩門聲。）

楊（略爲一驚）他們來了，福官！福官！

（福官出，把門開了一半，一個日本兵出現在門口。）

日兵 橫井大佐要楊縣長接見！

（楊向李福官示意，福官即把門全部打開，日兵進來，仍是肩着輕機槍，眼睛向四方一掃。）

日兵 橫井大佐！

（橫井進來，戴鋼帽，穿呢軍服，挺着胸，神氣十足地。後面跟着一個穿中衣的人，彎腰曲背小心地走着，楊、古同時立起，日兵習慣地關上門。）

橫井（以下簡稱橫） 那個是縣長？

楊 我就是。（指着古）這位古醫師，我的好朋友！

橫 噢！（古一鞠躬，橫公略變一彎腰，旋即指着背後一個。）這一位你們大概認得吧，諸葛智先生！

楊（不自在地）諸葛智，呵！本縣商會會長。

橫 是一個很熱心的人，幫我們很多忙，哈哈！

楊 諸葛先生！前幾天我們還在一起籌劃着抵抗的事，想不到你，唉！你現在竟然……，你……

諸葛智（以下簡稱諸）（橫暴地）住口！

古 這就叫做「人面獸心」！（最後四個字說得極重）

諸（更兇暴）你說甚麼？

第一幕

風 雨 滿 城

橫 唉，唉，唉！

楊 （向着橫井）諸葛智在這兒，我不願意談話。

（橫井看看諸葛智）

諸 我有權利在這兒，我相信我跟日本兵士一樣，只是沒有武器。

楊 （不招呼他們，管自坐下）諸葛智不走，我拒絕談話。

橫 （向諸葛）你走吧！

諸 我有權利在這兒，大佐！

橫 （怒目高聲）我命令你走！

諸 （彎腰）是！是！（恨恨地看了楊一眼，退了出去。）

橫 現在，我們可以……噯，縣長……

（丁少媽從內出，她蓬鬆着頭髮，圍了布裙子。）

丁少媽（以下簡稱丁）老爺！後面門口……有幾個日本兵老站在那兒。

橫 他們不會進來的，這是我們的軍事規矩。

楊 少媽！你做你的事吧！

丁 可是，老爺……他們的眼珠子老是盯着我。

楊 （加重而厭煩）少媽！

丁 是！老爺！（她緩緩地走進去）

橫 我可以坐下來囉！（吁出一口氣）我們好久不會好好地睡覺了。

楊（如夢初醒，站起）呵！當然咯，請坐吧！

（橫非坐在楊的對面，楊仍是半做夢地站著，古則退坐一邊。）

橫 嚶，楊縣長，我沒有來到這裏以前，就聽到各方面傳說，楊縣長的辦事能力很強，各方面給治理得非常好的好，現在到這個地方一看，果然不錯，楊縣長（翹着姆指）真算是一個苦幹的人材！

楊（茫然地）豈敢，豈敢。

橫 這兒的老百姓都很循良，昨天我們進城，他們都能够好好地做他們的事，不胡鬧，不搗亂，這些都是楊縣長的功勞，哈哈！

楊（冷然）這倒不見得吧。

橫 不！這是實實在在的情形，而且還有很多人來接我們。

楊 不會的，這是不會的，要不然，我兩年多的心思豈不自花了！

橫（繼續他的）所以今後，我想還是由楊縣長繼續做他們的領袖，老百姓在好的長官領導之下，一定會更進步起來了。

楊 不！這是不可能的，從昨天下午起，我已經失去了縣長的地位，跟老百姓一樣的了，我沒有這麼大的權力。（坐下）

橫 我希望你仍舊保持你的位置，我可以給你一切的權力。

楊 無論如何，我是中國政府的官吏，我不能夠幫助你們行使政權！

橫 這些都是很小的問題，我們本來在想法子儘可能地大家親善起來，我們大日本皇軍，是爲了建設「東亞新秩序」，不得已來到你們這地方，我們大家應該要共存共榮下去的。所以，我這一次進

城，就不准他們有不規矩的行動……

古 可是，大佐！我聽說昨天跟今天早上，一共給你們殺了一百多個中國的青年哩！

橫 那，……那，那是他們違反我們皇軍的紀律，是不得已的緊急處置，只有幾個人的。

楊 （得意）哈哈！可見我管下的老百姓並不像大佐所說的那樣馴服，我也覺得稍為減少慚愧了。

橫 楊縣長，你跟我們對敵的成見太深，我們應該「化敵為友」。

楊 這個恐怕只是空話吧！老鼠跟貓是合不來窩的。你知道。

橫 那你未免太誤解了，這樣我們是很難合作起來的，你當知道，我們這一次出兵貴國來，完全是爲

了整個東亞人的存續問題，我們黃種人受到歐美白種人的……

楊 （止住他）好了，大佐，你這些話說給我們聽，還不如說給街上無知無識的老百姓，或許有一點

兒效力。

橫 請你聽我說完。譬喻現在南京的汪精衛，我們拿錢給他用，拿官給他做，我們不是傻瓜，自己難

道統治不來嗎？爲甚麼巴巴的要你們自己來幹？由這些你就可以明瞭我們的出兵，根本是爲了整

個東亞的共存共榮，絲毫沒有領土的野心了。哈哈！

楊 對不起，大佐，你假使還說下去，我簡直要睡覺了。

橫 （不管他）所以只要你有誠意的話，我們一定可以合作下去的。而且，還可以憑你的高興，你說

不熱屬於汪精衛，我也聽你的便，他不能夠夾干涉你們。

楊 請求你，好不好談別的。

橫 不！我今天來的目的就是爲此。

楊 就是爲此？

橫 不錯！

楊 那也好，我想先請求你一件事情，你辦得到嗎？

橫 我想一定不成問題的，甚麼事？

楊 下一個命令！

橫 怎麼樣？

楊 （站起，嚴肅地）從今天起，你們的士兵不能夠殺一個中國的人，搶一件中國的東西，姦淫一個中國的婦女。

橫 那……就得看情形了。……

楊 （坐下）我早就曉得我們是合作不來的。

橫 譬喻說，你們一定要跟我找麻煩，那就沒有辦法。

楊 告訴你，大佐！我已經知道了很多的消息，昨天你們除了殺死一百多個青年之外，還有許多老人家和婦女也死在你們刺刀之下，這些毫無力量的人，他們也會找麻煩？大佐？

橫 （搖頭）這是沒有的事，這是沒有的事。

楊 大佐！你只要這樣想吧，假使真正可以合作起來的話，中國跟日本怎麼會打起仗來呢？

橫 這就是因爲你們的成見太深，根本沒有合作的誠意。

楊 我不懂你的意思。

古 我想，大佐，這種爭辯有甚麼用處？你今天來的意思，就是要楊縣長繼續他的職務嗎？

橫 是的。而且，你們這一縣不是出產很多煤炭。

古 煤炭？

橫 嗯，我們需要煤炭，可是它必須從地下挖出來，我們有技師，我們可不能帶來那許多的工人。（對楊）我的意思你應該知道了，命令民衆繼續他們的工作！我相信這絕對不是苛求。

楊 是的，你的意思我很清楚。可是假如老百姓再不願意在煤礦裏工作呢？

橫 以你過去的威望，我相信一定辦得到，只在乎你肯不肯下這個命令。

楊 那到不見得，他們有他們的意志。

橫 （態度漸轉強硬）可是他們非做不可，他們難道一定要多找麻煩。

楊 （不爲所習，仍舊冷淡地）我不知道，大佐！他們在他們自己政府之下是守秩序的，可是，現在，他們是在你們的統治之下了，他們將要怎麼樣，我可不知道。

橫 我可以保留你們的政府，你將仍然是縣長，你將仍然發佈命令，你仍有懲罰和獎賞的權力，這麼着，他們就不會找麻煩了吧？

楊 （冷笑地望古一眼）你以爲……。

古 我不知道，我恐怕問題不會這麼簡單。

楊 大佐！我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，我對於我們的國民性是十分清楚的。固然，有些民族，他們會接受而且服從任何指定的領袖，可是我們的老百姓却完全不同，如果他們以爲我已經投到了你們的懷裏，他們就會把我趕掉了。

橫 趕掉？不會吧，他們難道不怕槍彈？

楊 要用槍彈你又何必拉我來做縣長。

橫 (不耐煩) 總之一句話，假使你能够使他們守秩序，那你就算是幫他們的忙。

古 幫他們的忙？

橫 是的，幫他們的忙，這也可以說是楊縣長盡了保衛他們的責任，不要使他們受到不必要的傷害（對楊）。你知道，我們必須要得到煤炭，可是我們的政府並沒有告訴我們怎麼要法，他們只是叫我們得到手就是了。所以你必须使你的老百姓繼續工作，同時因此而保衛他們的安全。

楊 假使他們不需要安全呢？

橫 (有點兒火起) 那請你想想好了，我難道不能使用最後的手段！

楊 殺吧？

橫 也許。

楊 (驕傲地冷笑)……

橫 怎麼樣？

楊 我想我的民衆不會這麼容易屈服的。

橫 一句話，煤炭無論如何要繼續開採，也可以這樣說，我們佔據這個城市根本就是爲了煤炭。

(李福官很快地跑進來，站着，上身向前稍斜，有話要喊出來似的。)

古 甚麼事？福官！

李 呃！呃！古醫師！丁少媽……少媽發起火來哩！（轉向楊）縣長！她不喜歡站在後門邊的那個鬼子，噢，噢日本兵。

風 雨 滿 城

楊 (向橫) 可不可以請你……

橫 (問李) 他們在鬧亂子嗎?

李 他們在朝門裏向少媽盯着，她討厭這一套。

橫 (對楊) 他們正在執行命令，他們不會吵擾的。

李 丁少媽討厭別人死盯着她。

楊 臨官！去告訴少媽叫體當心吧。

李 是！(進去)

橫 (伸一個懶腰，疲倦地) 這兩天一直沒有好好的睡過覺——噯，縣長，這件事情我想不必再談了

，無論如何得請你幫幫忙。

(楊無言)

橫 還有，我們的參謀部要在你們這兒住下來，請你們讓出這個房間吧！

楊 這……

(少媽從內入)

丁 老爺！我……我不能夠做事情。

楊 怎麼樣？

丁 他們，那些日本兵起先朝……朝我瞧着，後來跑進來了，向我要茶喝，又要我……替他們擦洋火

，又要我……

橫 (厭煩地) 他們不會這樣胡鬧的。

丁 你不相信，他們還在廚房裏。

橫 (向站在門邊的衛兵) 告訴他們，通這站在門口，不許進來。

日兵 是！(進去)

楊 少媽！做你的事情去。

丁 我怕……

楊 怕甚麼？有事情再來告訴我。

丁 是！老爺。(疲緩地進去，日衛兵旋即出來。)

古 (對橫非) 讓我說一句冒昧的話，大佐！貴國的軍隊有許多地方實在太難使我們滿意了。

橫 這裏面原因並不簡單，我想雙方都要負一點兒責任。

古 (冷笑) 哈哈，搶的我們的財產，姦淫的我們的婦女，焚燒的我們的房子，這樣，我們還得負責任，這只有天曉得了。

楊 世界上本來有許多事情是不需要講理的，你說對不對？大佐！

橫 我們可別談這些問題了，縣長，請你暫時讓出這間房子。

楊 這……(苦笑) 這是一塊很小的地方，比這些更大更舒服的房子多着啦！

橫 倒不是爲了你們的房子好，我們會有這樣的經驗，當一個參謀部在當地長官的屋子住下時，那裏一切就更安定了。

楊 你的意思是說，民衆就會覺得有合作的意義存在其中嗎？

橫 是的！

楊 (失望地望望古維白，古除了報以苦笑外，不能貢獻其他甚麼意見。) 不見得吧！大佐！我想最好還是另找……

橫 不成！這是我的命令。

楊 民衆一定不會贊成這件事情。

橫 (光起火來) 你怎麼老是民衆，民衆！民衆早已作了順民，他們還有甚麼話可說。

(楊苦痛無言)

(門內透出一個女人生氣的聲音，一個重擊聲和一個男子叫聲，接着，李福官匆忙地走進來。)

李 楊縣長，少……少媽火起了哩！她正在酒開水。

(門裏有吆喝聲，急促的脚步聲。)

橫 (惶惑地站起來) 你不能管束你的用人嗎？楊縣長！

楊 有時候不大可能，她脾氣很燥急，可是她不發脾氣的時候，又是一個很好的廚子。(向李福官)

有人受傷了嗎？

李 水是開的哩！縣長！

橫 喂！你得管教你的廚子。

楊 這不可能，否則他會離開我的。

橫 可是這事情怎麼解決？

楊 你不好叫他們離開這個房子嗎？

(門給推開了，一個日本兵站在門口。)

日兵 我可以抓起這個女人嗎？大佐！

橫 有誰受了傷嗎？

日兵 有的，給開水燙傷了，有一個還被咬了。

橫 （顯得窘迫，略停）放掉她吧！你們不必再在後門門廊那兒等殮了。

日兵 是！（退出，門關上。）

古 你可明白了，大佐！我們之間是隔着多麼大的鴻溝。老百姓的心並沒有完全死去哩！

橫 （坐下）其實，這有甚麼用處，必要的時候，我可以把她抓起來，我還可以槍斃她。

楊 （冷笑）那恐怕只有找來更大的麻煩。

橫 我倒不相信，人不怕死的。

楊 也許你們是這樣的吧，中華民族本來是不怕死的。

橫 （冷笑）可是，你們的諸葛智呢？他還是一個紳士。

楊 他是一個漢奸，一個民族的敗類。這樣大的民族自然有好人也有壞人，他不過是千百萬人中間一

兩個敗類而已。

橫 楊縣長！你的談鋒真健，唉！我真累得很了。（站起）現在，談話可不可以告一段落。

楊 怎麼樣的段落？

橫 爲了大家的利益起見，請你答應同我合作。

楊 合作？早說過我沒有領導的權力。

橫 你是他們的長官呀！

風 雨 滿 城

楊 現在呢？

橫 我可以給你一切的權力，我希望我能够信任你。

楊 （喃喃地）貓和老鼠……

橫 我希望我能够信任你。

（屋裏又傳來尖銳的和暴燥的喊聲，和重物撞擊聲，碗碟打碎聲混在一起，楊、古、橫同時向城門邊望去……）

——幕 落

第 二 幕

第
二
幕

三

第 二 幕

第 一 場

時間： 日軍佔領本縣後半個月，嚴冬。

地點： 縣長公館裏——日軍參謀部。

人物： 武田二郎少佐

日兵

戶川新谷大尉

本間中尉

植松久安中尉

濱井一郎大佐

松本大尉

諸葛智

佈景： 縣長公館的會客廳——現已成爲日軍參謀部，壁上仍是掛着古色古香的名人字畫，沙發等等

大都依舊，惟中央的圓桌子改爲大而長方形之會議桌。罩着白毯子，擺着花瓶，茶壺一類東西。

（幕啓：武田二郎少佐坐在會議桌的一邊，拿着丁字尺和三角板，正在設計一條鐵路的側綫。本間和植松久安兩中尉坐在武田對面，正在寫着甚麼東西。）

本間（以下簡稱本）（忽然停下工作，拿着一張不知道從那裏拾來的女人照片，給植松看。）喂！人家說這兒的女人很好看，一點兒也不錯，你瞧！這張相片多漂亮。

植松久安（以下簡稱植）（仍埋頭工作）你從那兒得來的？

本 你瞧呀！（搖着植的臂膀）瞧了再說！

植（抬頭望了一眼，不經意地）嗯！

本 你說不漂亮嗎？朋友！你從那兒再能夠找到這種女人！別不知足啦！

植 噢漂亮，漂亮！我問你那兒得來的。

本 路上拾來的，今天早上。

植 哈哈！路上拾來的也算得數，曉得這個女人是死了呢？活着呢？還是在南京呢？在北京呢？

本 這個可別管他，全城總不止只有一個漂亮的女人。——只要我們稍爲安定下來，而一切進行順利的時候，我就去找他一兩個，哈哈！也可以開心開心。（把相片小心地藏起來）

植（皺眉）唉！你的老脾氣又發作了，要是給大佐知道，還不是一頓好教訓。

本（一場興致給弄得煙消雲散）好教訓？哼！

植 怎麼樣？你不怕他？

本 女人玩不得嗎？

植（冷笑）也許我們的本間中尉是玩得的。

本 他自己怎麼樣呢？每到一個地方，他玩弄了多少個支那的婦女，你總不會不知道。

植 可是，世界上的事情本來就很少有理由可講，他是你的長官，你就得絕對服從他。他來得，哈！

你偏是來不得！

本 (憤慨) 我偏要來他一兩個，看他怎麼樣！

植 他有的是軍法。

本 反正回不得家了，先玩他個痛快。

武田二郎 (以下簡稱武) 朋友！少說幾句話吧。快來了哩！

(全室暫歸於沉默，但不久，木間又耐不住了。)

本 女人，咳！兩三年不見女人了。我們實在需要一兩個女人來潤一潤這枯燥的心。

植 兩三年？哈哈，前一個月剛剛給你玩了七八個，你却忘記得乾乾淨淨了！

本 那算得甚麼？我說要較為長久的，像正式戀愛一樣的早晚陪着我們。

植 那簡直是在做夢了。

本 做夢？……

(門開了，橫井大佐進來，三個人站起來給他行個軍禮，他在一張沙發上坐下來，脫了軍帽，點起一枝香煙。)

(室內暫歸於沉寂，各人做各人的事，稍停。福官——現在兼做他們的勤工——送進一張報紙，橫井接過了。)

橫 (看報) 這幾天前方打得還算順利，我們這裏大概可以安定下來了。

本 大佐！你以為戰事甚麼時候可以結束？

(橫放下報紙，沉吟不語。)

幕 二 第

本 大佐！

橫 結束？你是什麼意思？

本 我們多快會勝利？

橫 哦，（搖頭）這我不知道，敵人還在世界上哩。

本 假使櫻花節前後還很安靜的話，你想是不是可以准予請假。

橫 我不知道，這種命令得由國內來才行，你想回家去過櫻花節嗎？

本 心裏很想回去一趟。

橫 也許你可以回去吧。

植 大佐！在戰爭結束以後，我們是不是要改換職業呢？

橫 我不知道，爲什麼呢？

植 這裏的地方很可愛，我們實在可以在這兒安居樂業下去的。

橫 也許你已經看到一些你所喜歡的地方吧？

植 唔，這兒有幾個很美麗的農村，我想安居下去一定很好。

橫 那你家裏的人呢？

植 人？（悲痛）還有甚麼人！母親爲了想念我去年死掉了，老婆，……也嫁了人啦！

橫 還有沒有田地？

植 田地，大佐！本來有一點兒，經不起今天公債，明天增稅，給弄得一場精光了。

橫 噢，現在，我們在建立這些田產以前，先得結束戰爭，現在是戰爭高於一切的。你們都知道，我

家裏也有很多田地，可是現在呢？但是，這些我們急也沒有用，我們只有趕快把支那打下來，才
算找到了出路。

本（懷疑）出路？這算是一條出路？

日兵（在外面輕輕敲着門）報告！

橫 進來！

日兵（推門入）報告大佐！諸葛智先生來看你。

橫 嗯！你等一等。（對他的部下）就是那個替我們完成初步工作的人，我們也許跟他會有一點兒麻

煩，你們桌子上有甚麼重要東西，可暫放起來。

（武田等把桌上幾張圖樣，字據等藏在身上。）

橫（對日兵）好！叫他進來。

日兵 是！（退出）

諸（進來，仍是穿一件長衫，頭上繫有一塊白色綳帶，用橡皮膏在額上貼成十字形。向橫行一個不

止九十度的鞠躬禮。）大佐！

橫（略一點頭）唔，（以手做個圓形，驕傲地）這是我們的參謀部。

諸 啊！（向武田他們又是各來一個深鞠躬）各位都好！

（三人略動一動身）

諸 嘿！（詭笑）……大佐！我們能够……單獨地……談幾句話嗎？

橫 可以的。（向他們三個）請你們暫時到你們自己的房間裏去一會。

（三人進去）

橫（對諸）你坐下來談談。

橫（受寵若驚）是，是！（小心地坐下）

橫（望望他頭上的綳帶）噢！他們已經在打算害你嗎？

橫（以手摸摸綳帶）這？哦，這是一個石頭今天早上從山上的一個巖石上落下來弄破的。

橫（橫）你能够確定這不是拗過來的嗎？

橫（橫）難道這裏老百姓會傷害我嗎？不會的，他們不是一個兇暴的民族，也許他們早已忘記了戰爭哩。

橫（橫）那也好，你一直生活在這個地方，你應該曉得很清楚，不過如果他們不會想來傷害你，那這些民

衆跟世界上的任何民衆都不相同了。……呵，我還忘記告訴你，你所替我們做的工作，我把你在

我們報告書裏詳細地提過了。

橫（連忙起來一躬到地）謝謝大佐！我一定盡我的力量，替皇軍効力。

橫（橫）現在我們最迫切的工作是怎麼樣說服楊照時，使他消滅成見。假使你能够辦得到這件事，那就是

很大的功勞了。

橫（橫）這個……我想，大佐！何必一定要他做縣長呢？

橫（橫）當然我有我的需要。

橫（橫）這個人固執得很！利用他，相信對於皇軍是毫無益處的。

橫（橫）那末可以由你來？

橫（給一語道破）這個……我……

橫 其實，假使你辦不到也不要緊，你喜歡到南京去嗎？

諸 （詔笑）不！大佐！我想留在這兒。我想……我也許可以幫助你做點兒……行政的工作。

橫 （走到窗前，朝外面望，接着他轉過身來。）你的事我們早就放在心裏。

諸 唔，你們總應該有一個你們信任的地方當局才對，我想，楊縣長實在可以下台了，——同時，我想我也許可以接他的事。

橫 你？這個，你知道此地老百姓對你的態度怎麼樣？

諸 我在這兒有許多朋友，差不多每一個人我都認得。

橫 我看，你很快地會被他們憎恨的。

諸 大佐！你顧慮的就是這個問題嗎？無論如何總有辦法對付的。

橫 你有甚麼辦法？

諸 譬喻說：誰反對就殺他幾個。

橫 （沉默很久，才慢吞吞地）其實，你連我們的尊敬都得不到哩。

諸 （給震動得跳了起來）呵！（哭喪着脸）可是，我對於大佐一向是忠心服務的呀！

橫 （停一會，帶着憐憫地撫慰）是的，你的工作是最困難最勇敢的一部分。你將會大大地得到報償的。（又等一刻）可是，我們現在必須實事求是才與。我是在這兒負責的，我的最重要工作就是挖出煤來。爲了完成這種工作，我得保持秩序和紀律。爲了完成這種工作，我得抓住你們老百姓的心理。我得預測可怕的叛變，你懂不懂？

諸 是的，我知道你所希望得到的是什麼？大佐！假使我做了這兒的縣長，我的效能一定很強。

幕 二 第

（搖著頭）你這個話無論如何不能夠使我相信。在這兒，我已經探聽得很明白了，誰都不高興跟你交接。假使沒有保鏢的人，你的生命早就發生危險。但如果你能夠回到南京去，在那裏你一定可以得到很好的成績的。

諸（卑恭地）是！不過我總希望能在大佐的指揮下工作。

橫（不在意地，繼續他的話。）至於楊照時的作用，比當一個縣長更大，他就是他的民衆。我只要監視他，我就可以控制全縣民衆，所以他的職位，無論如何要保留着。

諸但正式統治以後呢？

橫（感覺厭煩）我可以忠告你，留在這兒，你遲早會給人家暗算的。（嚴厲地）對於你們的民族性，你自己簡直一點兒都不懂。

諸（惶恐無措）我……是……我……

橫還不是！（聲色俱厲）在南京，可以做你胡裏胡塗的夢，這兒就不同了。
諸可是……我……

（松本大尉匆忙地推門進來）

松出了亂子了，大佐！

橫亂子？

松報告大佐！戶川新谷大尉給人殺死了。

橫（跳起來，諸葛智也跟着站起）哦？是……

松戶川新谷大尉。

橫 已經死了？

松 是的。

橫 這事情……（焦急）

（外面一陣脚步声，兩個日兵抬着救護架進來。架上的人用氈子蓋着。武田少佐及本間，植松兩中尉都從房子裏跑出來，他們莫明其妙地張着嘴巴。）

橫 （指着窗房邊的那片牆邊）把他在那兒放下來。（救護架在牆邊放下，橫井走到架邊跪下一腿。揭開氈子的一角，又很快地蓋上。接着吁了一口氣。）

橫 （仍跪着）誰幹的這事？

松 一個礦工。

橫 （慢慢站起）請你作一個報告吧，（頹喪地在沙發上坐下。）

（諸葛智感到坐立不安）

松 （立正）是！（在距橫不遠的椅上坐下）我剛才在曠裏換戶川大尉的班。戶川大尉剛剛打算離開曠地到這兒來的時候，我跟一個要不幹活的礦工有一點兒麻煩。他叫着，他說他是一個自由的人怎麼的，當我命令他去工作的時候，他帶着他的尖鋤向我跑來，戶川大尉打算干涉，於是（做一個手勢）打起來了。

橫 （點點頭）戶川大尉是一個奇怪的人……（回頭對諸葛）他們忘記了戰爭嗎？你說？

諸 （滿身不自在）是……是……

橫 現在你可以走了，我們改日再談。

諸 是！是！（向全屋子的人彎一彎腰）各位，再見！（出去）

橫 （看著他走出屋子，對松）你抓住那個人嗎？

松 是的！大佐。

橫 （慢慢地站起來，自言自語地）這麼著，我們又得殺一個人而造成無數新的仇敵了。……松本！你暫時把他（指救護架）抬走，我也得出去了。（軍帽戴好，匆匆走了。）

（松本指揮着日兵把救護架抬出去）

（這裏，武田少佐跟南彌中尉見他們都走了，又各自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去，却都不開始工作，眼睛互相望著，暫時屋內靜寂。）

植 （停一刻）戶川大尉就這樣死了，真是料不到，他不死在戰場上，却死在不靜的小城裏。

本 早上，我還跟他開玩笑呢！昨天星子又來了一封信，我要他請客。

武 星子？

本 就是他箱子裏那張瘦瘦的相片那一個，你不是看見過？

武 是的，信裏講的是甚麼？

本 說，希望他櫻花節前後可以回去。他們要訂婚了。

植 訂婚！噢！可憐他那裏曉得，戶川竟永遠不回去囉！

武 我們的命運都是差不多的，誰能担保他一定可以回到東京去。

本 不久以前，我在一張支那的報紙上看到兩句詩，是：「可憐無定河邊骨，盡是深閨夢裏人。」正合著我們的命運。

幕 二 第

植 「一支那通」又來弄本領了。我是不懂得這一套。

本 你想，假如我們有一天死在這裏，我們的骨灰盪在河邊待運回國，而我們家裏的妻子、愛人，說不定正在夢裏看見我們回去呢？這兩句詩就是這種意思。

（全室給悽涼的情緒籠罩着，大家都不開口。）

植 （半嚮）哦，武田少佐！今天晚上電燈會亮嗎？

武 大概會的吧，我已經找到適當的人修理了。

植 破壞機器的人抓到了沒有？

武 一共抓到五個人，但還不曉得是不是。（略停）其實，也無從抓起。譬喻前天，煤礦裏機器不是無緣無故又壞了。接連着城門口又發現一隻沒爆發的炸彈，這兩天老百姓拚命謠傳着支那遊擊隊要來打城，我看麻煩事情正多着呢！

本 聽說我們的兵士相當的怕，夜裏常常無緣無故的放槍。

植 是的，昨天有四個兵士瘋了，哭了一整夜。

本 （略帶神經質地）瘋了！死了！這世界……怎麼活得下去呵！

植 （往桌上拿起一本雜誌，隨意翻着）我不知道我們甚麼時候可以鬆一下勁，我不知道，我們甚麼時候可以回家去，少佐！你不喜歡回家去休息一下嗎？

武 （站起來，在屋子裏踱了半嚮，站住。）當然咯，誰不喜歡回家去，可是有什麼辦法？（在一張沙發上坐下）

本 回家，誰不想回家呢？（嚮往地）當那櫻花盛開的季節裏，那上野公園裏，密密層層觸目都是燦

幕 二 第

植 爛的櫻花，男的，女的，穿着漂亮的時裝，潮水般湧來湧去，才有趣得緊哩！

（給他引起了興趣）上野公園那裏算得上，飛鳥山最好，哪！滿山遍野，開的都是櫻花，男男女女，化裝得奇奇怪怪地，在山上唱歌，跳舞，喝酒。男人遇見不認識的女子，可以任意擁抱着，強迫她接吻（做着姿勢），那才好玩哩！還有，每個從飛鳥山歸來的男女，都喝得醉醺醺的，頭上戴著紙帽，或者包著彩色的布巾，更插着些紅色的花朵，臉上抹了白粉跟胭脂，嘴裏哼着和諧的調子，嘿！那風景……

本 （非常神往）回去，回去，我們得回家去。

武 （冷冷地）回家？朋友！

本 櫻花節前後一定得回去。

武 恐怕只能做著夢回家吧！

本 （兜頭一盆冷水，站起）怎麼？

武 大佐不早就講過，戰爭第一！戰爭沒有結束，哼！回家？

本 （離開座位，走了兩步，站定，雙目凝視）戰爭什麼時候能夠結束呢？老天！

植 這些誰都不能料想得到，也許，戶川大尉就是我們的榜樣。

本 （神經質地）做着異國的鬼，（邊說，邊緩緩地踱着）妻子都不知道丈夫甚麼時候死了，也許滿

天天盼望他的回家呢？可怕，可怕得很！

武 我們還是過一天算一天吧。想家，壓根兒自找煩惱。

本 （坐沙發一張椅子上）說也奇怪，最近許多信都寄不通了。這兩個星期以來我只接到一封信。

本 也 許 沒 有 人 寫 信 給 你 的 吧 。

本 也 許 。（ 轉 向 武 田 ） 假 如 有 甚 麼 事 情 發 生 的 話 —— 我 的 意 思 是 指 家 裏 —— 你 想 他 們 會 不 會 讓 我 知 道 呢 ？ 譬 如 死 亡 這 一 類 的 事 情 。

武 我 不 敢 說 ， 我 想 你 還 是 不 要 胡 思 亂 想 吧 。

本 唉 ！ 我 真 想 立 刻 離 開 這 塊 鬼 地 方 ！

（ 輕 輕 的 敲 門 聲 ， 接 着 李 福 官 拿 着 一 斗 煤 進 來 ， 在 煤 爐 裏 添 好 ， 謹 慎 地 輕 輕 地 出 去 。

本 （ 高 聲 ） 李 福 官 ！

（ 李 回 頭 來 ， 低 着 頭 ， 不 作 聲 。

本 （ 仍 高 聲 ） 李 福 官 ！ 有 沒 有 酒 ？ 白 蘭 地 ？

（ 李 搖 搖 頭 ）

本 （ 從 椅 上 跳 起 ， 盛 氣 地 ） 回 答 我 ， 支 那 豬 ！ 用 話 回 答 我 ！

李 （ 仍 低 着 頭 ， 勉 強 地 ） 沒 有 ， 官 長 ！ 沒 有 ， 官 長 ！ 沒 有 酒 呀 ！

本 （ 發 火 地 ） 白 蘭 地 也 沒 有 ？

李 （ 仍 低 頭 ） 沒 有 白 蘭 地 呀 ， 官 長 。

本 （ 略 停 ） 出 去 ， 馬 鹿 ！

（ 李 福 官 出 去 ）

本 （ 從 衣 袋 裏 拿 出 一 塊 手 帕 來 ， 揩 揩 臉 。 片 刻 的 沉 寂 ， 悵 悵 地 。

（ 這 樣 小 的 城 市 ， 實 在 等 不 下 去 了 。

武 讓腦子休息休息吧！朋友。

本 (在椅子上坐下來，吞吞吐吐地) 我想起女人來了。我想回家去！……我想起女人，在這城裏有一個女人，一個漂亮的女人，我每天看到她。她住在那個舊鐵店的旁邊，……我想起那個女人，呵！真漂亮呀！

植 當心你自己，朋友！當心你的神經啦！

本 不！我的頭腦很清楚，我……哈哈！哈哈！

(門輕輕地開了，松本大尉輕輕走進來，他的鋼帽上，他的肩上，披着雪花。鼻子發紅，大衣領翻得到耳朵那末高。)

松 (脫下鋼帽，拂着肩上的雪花) 這真惱火！

武 又出了亂子嗎？

松 還不是那一老套？

武 到底碰着甚麼亂子呢？

松 (邊倒茶邊說) 開慢車，同時又炸壞了一輛載重車。我可看到了那個破壞的傢伙，一槍殺死了他。(喝茶)

武 (皺眉) 這些遊擊隊，這些遊擊隊，真太難於對付了！

松 沒有報告大佐呢！他還沒有回來？

本 就報告了有甚麼用？

(松本脫下大衣，拍着牠，看見大門有一點兒裂縫，小心地跑去把牠扳開，又關上。)

松 我記得進來的時候是把他關好的？

植 不！我看你只是輕輕的帶上。

松 那是我神經過敏了，哈哈！

本 大尉！聽說你家裏有一封信來？

松 是的。

本 有什麼消息嗎？

松 有一點。

本 一切都順利嗎？

松 好極了。（掛好大衣，天漸漸黑了，順手扭亮電燈，然後坐下。）各處都很安定，生活程度還沒
有這裏高。

本 前方向的戰事呢？譬如太平洋方面的，支那戰區的。

松 跟我們這裏報紙所登的差不多，沒有甚麼特別的消息。

本 那末，也就是說打得很好了？

松 是的。

本 那末，我們快要勝利了？

松 是的，我們快了。

本 （逼近地向他望）你相信這種消息，是不是？大尉！

植 （攔阻）別讓他再說這一套話吧。

松（皺着眉，幾乎是同時對本）我不曉得你是甚麼意思？

本 我的意思就是說：我們不久就會回國去的，是不是？

松 那，調整也需要一個時間，新秩序不是在一兩天內可以實行的。

本 我想，也許需要整個一生的吧！

松（走近本間）中尉，你爲甚麼說這種話？

武 不要跟他計較吧，松本！他是倦了呀！我們都疲倦了。

松 是的，不過我不能多讓叛國的思想存在着我們之間。

本（拿出一條手帕，揩揩鼻子，神經質地，不安地笑着。）我有一個奇怪的夢，我想這是一個夢吧！

植 叫他不要講吧，大尉！

本（不管他）大尉！這是一塊被征服了的地方嗎？

松 當然是的。

本（又歇斯的地笑着）哦，征服了而我們却害怕起來，征服了而我們却被包圍了起來。（他極尖

銳地笑着，同時不斷做着手勢）我有一個夢——或許這是一個念頭——我夢見在外邊的雪地裏有黑的影子，在門口有人的臉孔，在籬子後邊有冷酷的臉孔，我有這一個念頭，或許，或許這是一個夢吧。

植 叫他住嘴吧！

本 我又夢見我們的首相發了瘋。

風 雨 滿 城

（武田和松本都笑了）

本（繼續笑着）不斷的征服，泥腳越陷越深，（越笑越厲害，用手帕掩嘴咳嗽。）首相也許真的瘋了。我們是蒼蠅，蒼蠅侵服了捕蠅紙，蒼蠅佔領了一百多哩的新捕蠅紙！

松（發覺本的笑是歇斯的里的，於是走近他，給他一個耳光。）中尉！不要再說吧！（本間的笑聲沒有停止，又給打了一個耳光。大聲地。）不要再說了，中尉！你沒聽見我的話嗎？

本 哈哈！蒼蠅……

（幕急落，尙可聽到本間的笑聲，松本的打耳光聲，以及「別說吧！」「還在笑」的喊聲。）

第二幕

第二場

時間：戶川新谷大尉死後第二天。

地點：縣長公館裏。

人物：林炳順

李烈貞

楊照時

古維白

橫井大佐

李福官

松本大尉

武田二郎少佐

本間中尉

植松久安中尉

日兵

第二幕

佈景：縣長公館另一客廳——前一客廳已被佔爲日軍參謀部——佈置頗見簡陋，除一兩張沙發外，

均係木製靠背椅，茶几。長桌子上也不單毯子，花瓶一個，却沒有花，壁上亦僅掛着一兩個相框，顯得十分不協調。

（幕啓；火爐裏生着熊熊的火，古繡白坐在火爐邊，楊縣長在房子裏踱着，窗外天顯得十分灰暗，房內已亮着燈。）

楊（站住）有許多事情我真想不通，（指着中間的長方形桌子）橫井爲甚麼要把審判放在我這兒舉行？

古 呵！我剛才一進來就有點兒懷疑，別天你是不排這張長桌子的。

楊 是他們參謀部搬來的。（也坐在火爐邊）

古（與楊各點上一支香煙）審判甚麼人呢？

楊 林炳順，你應該認得？

古 噢，噢，是的，昨天刺死戶川新谷的。

楊 不錯，他有一個很好的妻子，名叫李烈貞。

古 認得的，我都認得。他本來在縣立中學裏讀過書，而且他的妻子也頗有智識呢？可憐！戰爭燬了他們的家，炳順弄到做起礦工來了。

楊 而且，現在立刻就要償一個日本軍官的命了。

古 但是，這種犧牲倒是光榮值得的，他雖然免不了一死，但他先已取得了敵人的一條狗命。只要全中國的老百姓都像他一樣的不惜犧牲，還怕甚麼日本鬼子呢？

楊 當然咯，不過，我總不明白，他們爲甚麼要審判他呢？他們爲甚麼不立刻槍斃他呢？這又不是一

件嫌疑的案子，一定要審判——而且還要在我的房子裏？

古（沉吟）這事情……也並不是絕對的不可能明白。

楊 你以爲……

古 我想，他們最終當然得判林炳燾的死刑，這是毫無疑問的。而所以要加以審判，無非是要裝裝樣子，使人家以爲他們也不是毫不講理的罷了。

楊 除此之外……

古 還有一定要放在你的房子裏審判，同時當然要你參加，這樣，又可以使老百姓知道你也參加這個劊子手集團，你已完全服從他們了。

楊（沉思）呵……

古 不過是這樣，無論他們的手段怎樣毒辣，都是毫無用處的，老百姓對於你仍是絕對的信任。這幾天，我會經偷偷的試問過好幾個鄉下老，他們都相信，楊縣長絕對不會做漢奸。

楊（憂鬱的點頭）……

古 所以，只要憑着你的計劃幹去，相信前途不會有更大的阻礙。

楊 其實！就是有了阻礙，難道就放手不幹？……活着一天，總得幹他一天。

丁（在外音）這裏走，這裏走，……哪！那一扇門開進去，……嗯，對咯。

（門開了，一個年青的女人進來，她穿着樸素的淺藍旗袍，她就是李烈貞。）

李烈貞（以下簡稱貞）（大方地一鞠躬）楊縣長！

慕 楊 你……

風 雨 滿 城

貞 噢古先生也在這兒？

古 是的。

楊 呵！呵！是的，你是炳順的……哩李烈貞吧！

貞 是的，縣長，我就是。丁少媽引我進來。

楊 （指着一張椅子）你可以坐坐！

貞 是，站着也好。

楊 不，坐下來才好談。

貞 謝謝！（坐下）

楊 就是爲着林炳順的事嗎？

貞 （略見侷促）噫，不錯。聽見人家說：他將要受到審判，（哀苦）而且要被槍斃掉，對嗎？縣長

！
（楊無話可對，囁嚅着。）

貞 他們又說：你將要判決他哩！

楊 （驚奇地）那裏的話！這誰說的？

貞 城裏的人多這樣說，你不會做那件事吧，你會不會？縣長。

楊 （懷疑）奇怪！人們怎麼會曉得連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呢？

古 （若有所思）從這裏，正就看出了敵人的詭計。

楊 你是說他們特地散播這種謠言嗎？

古 還不是我剛才所說的那種意思！

楊 橫井……真是鬼計多端，以後倒得步步留心。

貞 （悲苦地）縣長，炳順他並不是謀殺人的呀！他是一個脾氣燥的人，那是出於誤傷的……縣長！你救救他吧！

楊 有法子，我當然盡量幫你的忙。

楊 可是你不會判炳順的罪吧！

貞 不會的，我怎麼會判他的罪呢？

貞 人家說爲了保持秩序起見，你會的。

楊 你放心好了，我絕對不會判他的罪的，他對於中國政府又沒有犯甚麼罪，我怎麼會幹這些昧良心的事？

貞 （低頭思索一刻）可是他們——日本鬼子——會……殺炳順嗎？

楊 這個……

貞 （更悲苦）楊縣長！

楊 我還無法告訴你。

貞 （啜泣）要是炳順……

古 這是沒有辦法的，林大嫂！

貞 要是炳順給殺了……殺害了……我……

楊 炳順要是有了不幸，你的生活包在我的身上，我當然得照顧你。

貞（仍啜泣）謝謝縣長，可是，炳順他……可憐他辛辛苦苦的……做工，還要受……

楊林大嫂，你不是毫無智識的人，炳順假使爲了國家而犧牲了生命，這是極光榮的。

古對的，林大嫂！炳順的犧牲是光榮的，他將要受到全縣城，全中國人們的崇敬，想想，你也可以稍爲得到自慰了。

貞（停一刻）謝謝你們！（用手巾揩了眼淚，站起）楊縣長，古醫師，我要走了。

楊好的，你好好的回去，有甚麼消息我可以叫少媽通知你的。

貞是！（生硬而歇斯的里地走出）

楊（目送她走出房門，回過頭來。）咳！這是誰的罪過呢？

古縣長，你準備參加這個審判？

楊（毅然）參加，我得跟炳順說幾句話，我應該送他就義！

李（進來）報告縣長！橫井大佐早就來了，他說要見你。我說你有點兒事情，我知道炳順的妻子在這兒。

楊好！你回答得很好，現在可以請他進來了。

李是！（走出）

古我想，沒有甚麼需要的話，我還是迴避的好。

楊好的，今天我大概沒有甚麼空的時間了，明天早點兒來，一定可以報告你關於炳順的消息。

古（站起）我從後門走了，再見！（進裏門）

楊（站起踱了兩步，在煙罐裏抽出一支香煙，剛在點火，橫井已大步進來，跟着的仍是一個肩機槍

的衛兵，站在門口。）呵！大佐。（大家略彎一彎腰）

橫 你好！

（福官倒茶，敬烟，橫坐下，楊仍坐在原位上。）

橫 楊縣長，近來城裏麻煩的事情接二連三的發生，這實在不是很好的現象。

楊 我也不大清楚。

橫 昨天下午所發生的事情，你當然全部知道了。

楊 稍爲曉得一點。

橫 （嚴肅地）楊縣長，我們會訂下了許多條件。可是那個人已經殺了一個大日本的軍官。

楊 是的，炳順已經違反了我們的協定，那末你正可以立刻槍斃他呀！

橫 （搖搖頭）不，不！事情沒有這麼容易，你當然曉得，我們爲甚麼要懲罰，懲罰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爲了要嚇住潛伏着的兇罪者。因此，懲罰的目的不是爲了要懲罰本人而是要警戒別人，所以這個事情得要明明白白地把罪狀公布出去，使全部老百姓都知道他犯了甚麼罪？他爲甚麼要受槍斃？

第 楊 （掉首窗外，天色黑得可怕）今晚恐怕要下雪吧！

二 橫 （繼續）楊縣長，你知道，你的命令是鐵面無私的。我們必要得到煤。假如你的百姓不守秩序的話，我們得用武力來恢復秩序的。（聲音變得更嚴厲）必要的話，我們就要槍斃人。（轉而柔和）

幕 楊 （假如你不想使你的百姓受到無謂的傷害，你得幫助我們維持秩序。這些話我不早就聽過了？）

橫 可是現在，我們還有一個新的要求，我們認爲由地方當局發出來的懲罰的命令，是較爲容易得到效果的，這更可以增進秩序的恢復。

楊 (早就料到了，他輕輕地)老百姓却比我先曉得那樣清楚，這像煞是一樁神祕的事。(高聲地)你的意思我還不大明瞭。

橫 就是要你審判以後判定林炳順的死罪。

楊 呵呵，由我來判定林炳順的死罪？

橫 是的，假如你做了這件事，你就可以防止後來很多很多的流血事件了。

楊 (立起來走到桌子旁，拖出一張椅子坐下)大佐！你這一個原則是不會發生作用的，在我們之間，根本沒有法律的存在。這是戰爭時代裏。我們是對敵的兩個方面，你難道不知道，你不把我們殺光，我們就很快地要把你們殺光嗎？當你們軍隊進來時，你們早就破壞了我們的法律，你難道不曉得嗎？

橫 (冷笑)其實也就無所謂，一句話，那個礦工就必得要公開地槍斃，因爲這樣可以使得別的人抑制自己不要再殺我們的人。

楊 要是再抑制不住再發生事情呢？

橫 那就再殺，(高聲)殺到你們完全屈服爲止。

楊 (冷笑)那末，我們可以不必再談了。

橫 不！我們得談下去，我們需要你的幫助。(坐到楊的對面)

楊 你不是已經有了很「高明」的「殺他幫光」的手段嗎？照這樣辦好了。

橫 那是不得已的辦法，可能的話，我們總得找一條不流血的出路。

楊 可是我的民衆難道是喜歡流血？我的民衆難道愛找麻煩？等到他們被壓迫得忍受不住的時候，那我的命令也是毫無用處的，所以關鍵還是在乎你們自己。

橫 你的話似乎也有道理，但現在姑且別管他有沒有效用，你不能答應我的請求嗎？

楊 （靜寂一會）你一定要我辦到嗎？好，那我先問你。一直到現在，有多少你們的士兵用機關槍掃射我的百姓？

橫 （茫然）這……我想，最多不會超過二十個吧！

楊 就算是二十個吧，假如你現在答應槍決了這二十個兵士，那我就判林炳順的死罪。

橫 噢！你別跟我開甚麼玩笑！

楊 （嚴肅）不！我說的是正經話。

橫 正經話？

楊 還明白得很，你們的將士算是一個人，我們老百姓當然也是人，我們沒有規定說誰應該給你們槍殺的。

橫 還爲了他們都違反了協定呀！

楊 呵，協定，在我們所訂的裏面的第幾條？

橫 這倒……我想現在所要談的不是這個問題，但你所要求的必定辦不到，你曉得的。

楊 那還不是一樣，你所要求的我也實在幹不了。

橫 （站起來）算了吧！（踱兩步，自言自語地）這麼着，我想只好請諸葛智來做縣長了。（回轉來

看看楊，楊若無其事地，稍停）那你不可以出席這個審判呢？

可以的，我答應你出席，免得林炳願寂寞。

橫（微微一笑）你永遠是那樣的固執，這種態度做事情怎麼會成功？

楊 我並不覺得。

橫（踱了幾步，看着錶）時間不早了，我們現在就開始吧。（顧衛兵）喂！

日兵（立正）大佐！

橫 你對松本大尉說，準備開始審判。

日兵 是！（出）

橫（稍停）楊縣長！我們現在好像是在談一樁生意經，你看是不是？

楊 是的，是一件可能的，辦不到的生意經。

橫 那就是說——

楊 永恆地出賣民族的正氣。

橫（奸滑地）哈，哈，哈！你永遠喜歡說笑話。

楊 也許只有你認為是笑話吧。

（兩個日兵及福官進來，拿去長桌上的零星東西，楊亦站起來，往窗外望着，日兵拿進筆硯等，

並調動椅子，而武田二郎少佐、松本大尉、本間、楠松久安兩中尉都進來了，他們全都立正，向橫

井大佐行一個軍禮。）

橫（坐在長桌子的上端，指着左邊的一個位子）楊縣長，來吧！

第 二 幕

楊 我也需要坐在這裏嗎？

橫 當然。

（楊坐下，植松久安坐在楊的下面。桌子的右邊是武田與本間，松本拿出一大捲的紙，坐在本間的下面。兩個上了刺刀的衛兵站在桌子的兩旁。）

橫 （問松本）都準備好了？

松 是的！

橫 （向衛兵）帶來。

（一個衛兵出去不久，就帶進來一個上了鐐銬的壯年人，體格健碩，意志堅定，挺着胸若無其事地背着身站在桌子前面。）

橫 （向林上下一打量）你就是林炳順？

林炳順（以下簡稱順）（簡短而有力）是的！

橫 （向松本）請讀你的報告。

松 （站起，拿起一張紙）是昨天下午，當鹽工林炳順被命令去作工的時候，他拒絕去；而當這命令重又下給他的時候，這犯人就在他身邊帶的尖鋤攻擊松本大尉。戶川新谷大尉隔開他的身體，於是戶川大尉的頭上便受了一擊。（紙放下）此外還有傷情報告，要我念嗎？

橫 不需要了，趕快念完吧。

松 （拿起紙來繼續）這意外我們有好幾個兵士當場見到，軍事法庭認為犯人有謀殺罪而提出死刑的判決。

橫 (假慈悲地嘆一口氣，掉頭向炳順) 林炳順，他所念的你都聽到沒有？

順 (傲慢地) 聽到！

橫 你承認你殺了大尉的嗎？承認嗎？

順 (不在乎地一笑) 我打了他，可我不知道我殺了他。

楊 (興奮地) 打得好！炳順！

(兩個人觸電般互相望了一下)

橫 你知道你已經殺了人，我將要判你的死刑了，你願意提出任何的解釋嗎？我想不出你有甚麼理由

可以改變這個判決，不過我們偏願意聽你的伸訴。

松 我要提出意見，大佐不應該說這種話，這說明道法庭並非無私的。

(楊縣長冷淡地笑了一陣)

橫 (望着楊也微笑一下，仍是) 你有任何伸訴嗎？

順 有甚麼好說的，你們也講理由？哼！

楊 不妨說個痛快，炳順！

順 好！(粗舉一個手做姿勢，另一個手也給拉了上來，顯得不方便，又只好把手垂下了。)
我那時只感覺憤怒，我有一個很壞的脾氣，我不能夠收受無理的虐待，他說，我一定要去做工，我是一個自由的人，爲甚麼一定要受你的支配，我發起火來了，我就打了他。我是想盡我的力量把他打得重，因爲他是一個壓迫弱者的人。但想不到他倒逃了性命。(用手指着松本)這就是我所要打的一個人！

第二幕

橫 你到底要打什麼人，這倒沒有關係，不過我得問你，你做出這樣的事，認爲是不是做錯了呢？

順 (倔強地) 做錯？不！我絕對不認爲我是做錯了事，他要我做工——我是一個自由的人，而且曾經也當過政府的公務員，他居然硬要我去做工，抵抗一個橫暴無理的人，我有甚麼錯誤？

橫 不過，假如判決了死刑，你還不認錯嗎？

順 (更倔強) 不！無論如何我不應該認錯，我根本沒有做錯了事！

橫 (沉思一刻，溫和地) 我真替你可惜，這樣一個年青力壯的人，幹嗎要去幹殺人的勾當？我想，也許是那個人要你幹的吧，是不是？

順 不！誰都沒有。

橫 我真不相信，像你這種人會殺人的。(冷笑) 天下冤枉的事真多得很，受得人家的指使，殺了人，還不敢說出來，你曉得，要你殺人的人，他曉得你在受苦？他也許自己正在拚命享樂哩，哈哈！

順 (高聲) 你別胡猜亂想吧，爲得受不了無理的壓迫，我反抗他，也就打死了他，沒有任何人要我殺人！

橫 哈哈！天下像你這樣笨的人，倒也少見，我是看你一個有作爲的人，受到人家的騙了，冤枉得很，想減輕你的罪狀，(走下來，站在炳順的身旁) 譬如說，城外的遊擊隊長要你幹的，那你說出來，還可以告訴我，誰來跟你接洽，現在城裏還藏有幾個遊擊隊員……這樣，不但可以不殺你，還可以立刻還你的自由。

(順眼睛朝天，不理。)

風 雨 滿 城

橫 這是你的好機會，林炳順，這是你一生翻身的時候，我希望你要仔細的考慮考慮。
順 請你別做夢了吧！

橫 噯？我跟你說了半天都是空的？

（順不響）

橫 （一反猙獰臉孔）你說不說？

（順不響）

松 給他一點兒顏色看看，大佐！

橫 噯，（高聲）你說不說？

（順又不響）

橫 好！（向衛兵）拿皮鞭來！

日兵 是！（出去片刻，拿進一條皮鞭）大佐！

橫 （接過，仍溫和地）我看你，免得皮肉受苦，還是說出來吧，這樣無緣無故替別人受罪，何苦來呢？

（順又不響）

橫 誰指使你的，不說也好，那末，城裏還有幾個遊擊隊員潛伏着，城外……

順、我根本沒參加過遊擊隊！

橫 （怒目）你還不說？

順 （堅定）是的！

橫（提起皮鞭，睜目）你說！

順 無話可說！

橫（皮鞭在順身上很命抽了兩下）說嗎？

（順仍不響）

橫（皮鞭授與日兵，退了幾步）給我抽！

（於是，皮鞭一下下落在炳順身上，他咬牙忍受着，發出低沉的忍不住的呼喊聲，楊照時不忍再看，把頭伏在桌上，橫望着他鬚笑。一會。）

橫（對日兵）停下來！（對順）怎麼樣？滋味難受嗎？說說！

（順低頭不睬）

橫（一揮手）再抽！

（炳順喊聲由小漸大，由大而漸趨嘶啞。）

（對日兵）好了！（對順）還不說？

（順仍不睬）

第 橫（回頭對松本）可以寫報告書了，說是這犯人悔恨不已，這判決是出於自動的。（向炳順）我已經判定你立刻要受槍決，（又向松本）松本大尉，我還忘記甚麼沒有？

二 楊（抬起頭來）你還忘記了我！（冷笑）哼！大佐！你所謂審判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。（站起來，推開椅子，走向炳順面前。）炳順！你不會忘記，我是你的縣長。

幕 順 我知道的，縣長。

風 雨 滿 城

楊 炳順！這些人都是殺人不見血的侵略者。他們以優勢的砲火佔領了我們的土地……

松 （站起攔阻）住口！

楊 不要則整，最好還是聽他直說出來。

楊 （激昂地繼續）當他們來的時候，許多老百姓來不及退出，我也同時陷在這水深火熱的土地裏。今天，你這一個行動，是第一件很明白的偉大的行動，你個人的憤怒，正是一種公憤的開始。你的功勞是極大的。我知道，人們在城裏傳說，說我是這些人的幫兇，（更激昂）究竟我是不是幫兇，不做漢奸，最終總會表現給大家看，不過你——你是快要死的人，我希望你先要知道。

順 （垂下他的頭，又抬起來）我明白的，縣長！

橫 行刑隊準備好了嗎？

日兵 就在外邊，大佐！

楊 （輕柔地一手拍着炳順的肩）你害怕嗎！炳順！

順 不！我怕甚麼？

楊 （感動得快要流出眼淚來）好漢子！中華民族是永遠不會亡的！

橫 誰來指揮這行刑隊呢？

松 本間中尉，大佐！

楊 炳順，你去吧，你要知道，這些侵略者是永遠不會休息的，一直到他們退去或是死掉，他們絕不會稍停一下他們的拿手戲。你的死，將使這小城的老百姓更加團結起來，侵略者可以殺掉我們的頭，却殺不掉我們千百條堅毅的心，炳順！你去吧！不久之後，祖國將以偉大的勝利來安慰你

的犧牲。

（炳順緊閉上眼睛）

橫 時候到了。

楊 （靠近他，執着他右手。聲音顫抖着）炳順！再見！

（衛兵把炳順帶走，本間向橫行個禮，跟着出去。桌上幾個人都不作聲。楊縣長跑到窗前，朝着窗外望，窗外下着很大的雪。）

楊 （出神一會，回轉頭來，對橫非）我希望你知道，你在幹的是甚麼事情！

橫 朋友！不管我們幹的是甚麼事情，但在我們是必須要幹的。

（暫時地室內沉靜下來，大家都在傾耳細聽，沒有多久，從遠處傳來一陣排槍聲，楊縣長全身一震，把手攔在自己的額上，深深呼出一口氣，旋又無力地坐到椅子上去。突然外面起了一陣喊聲，窗子的玻璃倒了進來。植松久安跳了起來，把右手按到左臂上，向窗外望着。）

橫 （跟着跳起）哎呀！怎麼了！你受了很重的傷嗎？中尉？

植 我的臂，……

第 橫 （跑過執住植的手臂一望）還好沒有大傷，你坐下，（向衛兵）快拿綑帶先紮起來。

（衛兵拿出綑帶，動手包紮）

二 橫 （暴躁地下着命令）松本大尉！雪地裏一定有足跡，趕快！我希望每個有足跡的人都會給你抓來，（向楊）你，縣長，我只好暫時把你扣留起來。爲了一個我們的人，我們將要槍決五個，十個，一百個人來償命。

城 滿 雨 風

(外面拍隆復起，夾着賊聲，橫井極張惶，楊只冷笑着坐着。)

——幕 落

茶 園 集

第 三 幕

第三幕

第一場

時間：林炳順就義後半個月。

地點：舊鐵店旁一間小房子，林炳順底家。

人物：高德興

高德發

李烈貞

丁少媽

楊縣長

古維白

本間中尉

佈景：一個礦工的家庭，裏面擺設的東西——桌、椅、床之類，自難免是粗陋的，但還有一兩處像細磁茶壺，壁上雅緻的鏡框，這些與這間房子完全不相稱的東西，却表現出他們從前也會是一個小康的家庭。但這些東西自也不能多擺。

左廂開着一個窗，右廂則一扇小門，通屋後。正中偏左亦有一扇較大的門，門外是短短的走廊，通大門口。

（幕啓：這是夜裏，外面正下着很大的雪。房間裏點着一盞青油燈，並生着一個火盆，樣子是頗爲溫暖的。）

李烈貞坐在桌旁的椅子上，靠着火盆，一面縫補衣服，一面唱着「怨婦曲」（曲附全劇末），她穿着一套素服，臉上沒有搽粉塗脂，但仍難掩掉她天生的美麗。）

貞（唱歌，極慢，按此歌可於開幕前開始唱，三四句均可，幕啓後繼續唱下去）。

北風號，白雪飛；

孤燈影微微，

新望郎魂來歸。

丈夫爲了抵抗日本鬼

遭受鬼子慘殺一去不復回！

垂柳含悲低低訴，

江水帶怨幽幽鳴；

家園破碎蕪衰草，

骨肉流離人憔悴。

悽怨填塞着胸臆，

（門外響起沙沙的脚步聲，她停下工作，望着偏左的門，靜聽。巡邏隊從屋旁小街走過去，還可

以聽出模糊的說話聲，漸漸地聲音沒有了。她又拿起她的針線，歌聲也繼續下去。）

幕 貞 想起了，

可愛的夫郎，
不覺淚如水。

切盼英勇將士打勝仗，
打了勝仗，

驅盡了萬惡日本鬼，
雪恨揚威。

貞 (稍停，沙沙之聲又起，並且有人在輕輕地敲偏左那扇門。)
貞 (停下針線，懷疑地) 誰？

(沒有答聲，門是虛掩着的，一個衣服穿得很多的人已推門進來，這是丁少媽。她用圍巾裹着嘴
巴和鼻子，很快地溜了進來。又很快關上門。除下圍巾，向四週一望，深深呼出一口氣來。)

貞 (驚喜地收拾針線) 噢！少媽！你好，我真想不到你今天晚上會來，這兒有火爐，快把衣服脫下
來取取暖吧。

丁 (抖一抖身上的雪花，急促地) 不！我不能，他們快來了。

貞 (放好針線站起來) 他們？誰？

丁 縣長，還有古醫師和高德興兄弟。

貞 呵！(倒了一碗茶) 喝口茶，坐一刻吧。

丁 (接過茶) 謝謝！(伸出另一隻手，手上有一個小紙包。) 喏！拿去，(微笑) 我從橫井那傢伙
的盤子裏偷來的——肉餅！

貞 (把肉餅打開，放著嘴裏咬了一口，一面說) 你從家裏拿來的嗎？

丁 是的，這肉餅是我弄的，——這傢伙幾天來喜歡叫我燒東西，所以我就偷一點兒出來。

貞 (吃着) 你替他弄的東西，他會放心？

丁 那裏，一定要我跟縣長先吃了一點他才肯噴哩。……你很餓了啫！

貞 還好。

丁 我早就想來了，可是時間總抽不開。

貞 我問你，少媽！他們來幹甚麼的呀！

丁 高德興哥兒倆……(停住，走到窗口望望，回頭低聲地) 想溜到城外去當遊擊隊啦。

貞 (神祕地走近) 真的嗎？爲甚麼呢？

丁 他們現在迫得非走不可，日本鬼子要他們的命！

他們闖了禍了！

丁 不，是他們的哥哥，他們的哥哥德雨因爲破壞了一輛小車子，今天給鬼子鎗斃了。現在鬼子兵正在搜索他們的家，你知道他們哥哥是怎麼幹的呢？真勇敢啦！

第 貞 我也聽得一點兒，不過不大清楚。

丁 德雨，他們的哥哥，鬼子一進城，就當了遊擊隊……

三 貞 (拉一張椅子) 你坐坐，少媽？

丁 不！我就要走的。(但人已坐下了，貞也坐下) 他躺在城裏專門跟鬼子爲難，像炸壞車子啦！偷取綫繩裏的線絲啦！前兩天，他又藏着一隻小炸彈到車站去，日本兵就在那兒，但他不管一切的

把炸彈丟出去，所以他很快就給日本兵抓起來了。你看？

貞 （神往地）真是勇敢！

丁 噢！我得回去了，（站起）我得回去通知縣長，

貞 你來這兒沒有碰到日本兵？

丁 （驕傲地笑着）沒有，我挺會溜來溜去的。

貞 你不是說他們監視得很嚴嗎？縣長怎麼能夠跑得出來？

丁 （微笑，圍巾又圍起來）他有辦法的，假使有人來查看的話，（低聲）他可以叫福官穿着他的睡

衣，睡到床上去，而且還躺在太太的旁邊哩！……我走了。

貞 噯，噯，少媽，他們多久會來？

丁 他們，也許……再過兩三刻鐘罷，那個時候，我還會先來告訴你。

（她從偏左的門溜出去了。李烈貞跟着關好，回轉來，仍舊坐下縫衣服。縫一會，站起來放幾塊

炭在爐子裏，還沒有坐到椅子上，門外又是陣沙沙之音，接着是急促的敲門聲。）

貞 誰？（一面跑過去打開了偏左的門）

（門一開，木蘭中尉就搶了進來，他吃醉了酒。）

貞 （驚惶失聲）噯

本 呃，呃，呃，花，花姑娘，你放心，我是沒……沒有惡意的。

貞 先，先生，你來拿甚麼東西，我這裏，……甚麼都沒有呀！

本 不！花，花，噢大嫂，請你讓我……在這兒呆上一會。我，我自己會走的。我不……不是來拿東

第 三 幕

西，我只想和你談談話，大嫂！我喜歡……跟你談話，（說着越走越近）

貞（悲苦地後退）天！……不！你不能……

本（停住）哈，哈，哈，我想，我不能忘記一會兒戰爭嗎？你不能讓我……像普通人一樣談一會兒話嗎？

貞（眉頭皺一下，忽然咬一下牙齒，旋又裝着笑臉，指着遠遠的椅子。）好！那你請坐吧。

本唔，唔，我是本團中尉，哈哈，你不要叫我先生吧。

貞噢，本——團——中——尉。（若有所思，恍然悟，又咬一下牙齒。）

本對的，對的，聰明的花姑娘，（坐在椅子上，拿出一支香煙，貞即找到洋火給點上，本乘機把貞的臂膀捏了一下，下流地。）哈哈！

貞（忙即避開，站在遠遠的桌子邊。）中尉，你不認得我吧。

本不，我在城裏看見過你的，我知道你是一個……漂亮的花姑娘，哈哈！

貞中尉先生，你很寂寞吧。

本唉，你叫我中尉好了，別先生先生的。哦，我，我寂寞得幾乎要生病了。（酒已漸漸退了，房裏忽然格格作響，稍露驚慌）有什麼人在這兒嗎？

貞沒有的，不過是雪在屋頂壓得太重了，我現在再沒有甚麼男人替我把雪堆鏟下來了。

本（懷疑）外面雪下得沒有多久，怎麼會堆得這樣多？

貞（故作愠色）這還有甚麼不明白！

本又是我們兵士幹的事嗎？

風 雨 滿 城

貞 (稍停，點點頭) 是的。

本 我真抱歉。(等一會) 我希望我能够幫你一點兒忙。我可以把屋頂上的雪推下來的。

貞 不成！不成！

本 爲什麼呢？

貞 因爲大家會以爲我和你們連成了一氣。

本 是的，我看出這種情形了，我曉得你們大家都憎恨我們。但是我願意招呼你，假使你准許我的話。

貞 這是甚麼話？你們一向對於我們根本就不需要問，要拿甚麼東西，就拿甚麼東西；要抓甚麼人，

就抓甚麼人！

本 這……(受窘) 至少我自己沒有這種情形。請你相信我。

貞 (冷笑) 相信你？

本 是的，我跟你們是一樣的人，並沒有甚麼分別。

貞 (殘酷地笑) 也許你這樣說，我就可以喜歡你了，是不是？

本 是的，你是這般的漂亮，這麼地溫暖。哦，好久沒有看到女人臉上的光輝了。記得我——這，說得太遠了。——我是前年離開了家，遠隔重洋的家。我的家裏有六十多歲的母親，還有，還有年青的，像你這樣年青的妻子，還有一個剛剛週歲的小孩呢！

貞 (引逗地) 中尉想起家來了！

本 怎麼不想，(無限感慨) 我們總是一個人呀！離開家兩三年，現在是信都不能够常寫了。

第 三 幕

貞 怎麼啦？

本 軍部限定下來，每個月最多只能通一次信……嘿，要回家，簡直是做夢……是的，我希望你喜歡我。當然，大嫂！我要找一點兒安慰，我在街上常常看到你，我曾下過命令，不准他們戲弄你，有人戲弄過你沒有？

貞 謝謝你，沒有，沒有人戲弄過我。

本 （帶着自語地）也許我需要和你戀愛吧。一個男子是需要愛情的，沒有愛情一個男子就無法生活下去。我的心已經冰冷兩年多了。我的胸部覺得像一塊乾枯的木片。再寂寞下去，大嫂，我只有找死。（大聲）我只有找死。

貞 （給嚇得跳了一下，神經質地朝着門口望，旋又回過臉來。）可是，中尉，我想我只有使你討厭的，我已經結過婚了，我的丈夫剛剛死去。

本 這個，我只希望你現在喜歡我。

貞 可是，這是不可能的，我已經喜歡過別的人了。

本 不！你不要這樣說吧！我們應該說現在的。

貞 就說現在吧。中尉！現在我是做了順民，也就是暫時做了你們的奴隸了。你們把我的食物通通搶走，我天天挨着餓。喜歡你，這是不可能的，除非你能够供給給我吃飯的話。

本 你，你這說的是甚麼話呢？

貞 你不相信，中尉，這都是你們賜給我們的。實際上現在我的價錢就是兩塊燒餅。

本 你不能够這麼講，你簡直是在跟我開玩笑。

貞 中尉，我聽人家說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，德國的一個女人只要用一隻雞蛋，一塊麵包就買得

本 來。現在你想對於我一錢不花嗎？中尉！（神質地笑）這價格會太高了嗎？兩塊燒餅。

貞 喂，喂！我又不跟你做買賣，你怎麼開了我好一會的玩笑，可見你也憎恨我了，我起初以為你也

許不會。

本 （仍是神經質地笑着）打着空肚子總不是好玩的事呀！兩塊燒餅，兩塊很香的燒餅是世界上最寶

貞 貴的東西哩！

本 （制止）唉！不要再說這一類的話吧。

貞 爲甚麼不？這些都是真話呀！

本 不會的，這些不會是真的事情。

貞 哼！我騙你，請你找我看我這裏藏着一點兒可以食的東西嗎？

本 （眼睛稍爲向四面一溜）那末，你本來吃甚麼呢？

貞 你意思是說？

本 我們大日本皇軍沒有來以前。

貞 甚麼東西都有。

本 現在都沒有了？

貞 是的，通通給你們的兵士搶光了。

本 （搖頭）不會的，不會的，還不會成爲事實。

貞 不但是我，這城裏十家九家都在挨餓，不過我是搶得特別厲害罷了。

本 爲什麼你又特別利害？

貞 因爲我，我的丈夫……

本 你的丈夫？

貞 因爲我的丈夫……他就是林炳順！

本 （驚起）甚麼？

貞 林炳順。

本 林——炳——順……

貞 是的，給你們殺死的林炳順！他沒有罪，可是他打死了一個侵略者。

本 （兩眼直視，神經質地）這，這是事實！這是事實！……好，我們再見！（很快地他奔出去）

（烈貞呆呆地注視着那扇偏左的門，少停，門輕輕地開了，丁少媽走了進來，她仍以圍巾圍着臉頰。）

丁 我看見一個人很快的溜出去，炳順嫂！黑暗中嚇得我一大跳，好像是一個日本兵。

貞 是的，他是一個日本軍官。

丁 日本軍官？到你這兒來？

貞 是叫本間中尉的。

丁 噢？本間這傢伙，他到這裏幹甚麼？

貞 還有甚麼好的事情？

丁 （驚慌）可是，炳順嫂！你怎麼辦呢？

貞 我有甚麼辦法，他再來，只有跟他拚命，（悲哀地）能够跟着炳順一路走，我也承願的。

丁 這怎麼興，好得縣長他們遲一點兒來，否則剛巧碰着，才要命哩。

貞 現在他們來了把。

丁 高德興兄弟倆在外面籬笆後面躲着，縣長他們馬上也來了。

貞 那請他們進來吧。

丁 本間不會再來？我真擔心。

貞 不會的。

丁 好，我到外面去。

（少媽出去，烈貞站起來，掠一掠頭髮，把針線等東西理一理好。外面早已脚步聲響，走進兩個身材魁梧的青年，一色的捕魚人的裝扮：短打，赤腳，束着腰帶，笠子戴到眉尖。）

高德興（以下簡稱興）
高德發（以下簡稱發）（全時，脫去笠子。）炳順嫂！

興 啊！你們來了，請坐坐！（搬過兩張椅子，讓他們坐下，又去倒茶。）

興 （伸手去接茶碗茶壺）不要客氣了，炳順嫂！我們自己會倒的。

貞 （把茶壺茶碗遞給德興）好，你們自己喝多少倒多少，我不跟你們客氣了。

興 （倒一碗茶喝了，又遞給德發）我們今天晚上要走了。

貞 是的，我聽少媽說起過。不過……天這樣墨黑的，好像不大好走吧。

興 不會的，假如有了月亮反而要防備鬼子的眼哨，這樣倒比較放胆哩！

第 三 幕

發 楊縣長沒來過，炳順嫂！

貞 就要來了。我聽少媽說起你們哥哥的事，心中真是說不出的難過。炳順，（悲痛）他也跟你們哥哥一樣地死在殘暴的敵人之手。我到底是個女人家，沒有用的，想起復仇的事來，一夜裏就睡不着覺。

興 炳順嫂！這個倒可以請你放心，只要我們兄弟倆逃得了性命，我們一定要替炳順哥、德雨哥，還有全城幾千個慘死在鬼子手裏的同胞們報仇！

（門外有腳步聲，金房立刻肅靜了。丁少媽推門進來。）

丁 （邊走邊說）他們在這兒！

（接着楊縣長與古維白進來，他們全穿着黑色衣服，外面罩着雨衣。）

古楊 （同時）林大嫂！

（少媽接過他們脫下的雨衣，抖一抖雪花，掛在壁上。）

貞 （恭敬地）楊縣長！古醫師！

（高德與兄弟都站起來，烈貞倒了兩碗茶。）

貞 喝兩碗熱茶吧，雪真太大了。

古楊 （接茶）謝謝！

楊 （邊喝茶邊對少媽）少媽！你站在走道裏吧。假如巡邏隊來了，可在門上敲一下，假如他們去了

，也要敲一下。如果有危險的話，那就敲兩下。

丁 我懂得。（出去）

楊 （喝好茶，貞把茶碗接過。對着高氏兄弟。）我聽到說你們兩人今天要走了，而且要把諸葛智結果了，是嗎？

興 （苦笑）我們這樣打算，同時結果了諸葛智，我們還可以坐他的船。

貞 （再搬兩張椅子）大家坐着談吧！（大家坐下）

古 你們能够把他拉走嗎？他難道一點兒沒有準備？

興 哦，是的。這傢伙在有時候看起來是很小心的，而且還有保鏢，可是每天晚上十二點鐘，他慣常的要回到家裏去。那個時候他們都疲倦了。我們可以躲在牆的後面動手，我對付保鏢，德發去拉

諸葛智。我想一定可以把他拖到船裏去的。

楊 拖？這靠不住吧，假如他要鬧出一點兒聲音的話，巡邏的鬼子就會來了。

興 不會讓他出聲的，我們可以用棉花塞他的嘴。

貞 （又縫起衣服來）你們把他扔在船裏嗎？

發 我們將要送他見海龍王哩。

古 這種人是死有餘辜的，希望你們成功。

發 （稍停）縣長，你是特地來看我們的嗎？

楊 是的，我要和你們談談話，我和古醫師想——

（偏左門上一下很響的敲打聲，房裏立刻沉寂起來。烈貞的針也停住了，縣長伸出的手收不回來。）

巡邏隊的脚步聲由遠而近，他們的皮鞋在雪裏唧格唧格地響着。漸漸地腳步聲在遠處消逝了。門上又來了第二次響聲。房裏的人這才鬆了一口氣。）

楊（繼續慢慢地）我想很簡單地跟你們談幾句話。這是一個很小的城市，公理和正義可以由小事情來斷定。你哥哥的鎗斃和林炳順的鎗斃這兩件事情，全城百姓那一個不切齒痛恨，可是，他們沒有辦法反抗，你們當然知道這是甚麼原因。

古 我想，全城的百姓就沒有有一個不想起來反抗的，可是……

古醫師！我們要怎麼辦？

楊 我們現在唯一的打算就是要跟他們拚一個死活。可是，我們不能。（加重）因為我們沒有武器！敵人現在是用使人飢餓的方式來對付我們了。我們大家的身體將一天天地瘦弱下去。總有一天，即使有了武器我們也無法反抗。德興！德發！要是你們相信我姓楊的不會做漢奸的話，那請你們出了城去立刻代表我告訴政府——代表我們這個城市——請政府給我們武器。

興 要的是甚麼武器？鎗？

楊 不！德興！我們沒有辦法用鎗的，請你告訴我們的政府，我們需要的是簡單的，秘密的，可以偷偷用的武器。譬喻說：炸彈、炸藥、手榴彈等等，可能的話，甚至於毒藥。（極度憤怒，站起來。）這已經不是一個文明的戰爭，敵人用盡了殘酷的方法來對付我們，造成了世界上空前未有的一大屠殺。爲了反抗，爲了復仇，讓我們來用敵人侵略我們的方法吧！請德國的飛機拋下一點小型的炸彈、炸藥……讓我們驚慌起來，我們可以偷偷地把它放在鐵軌的下面，放在工廠發動機的身邊。那末，我們就可以武裝起來，我們就秘密地武裝起來了。

風 雨 滿 城

興 假如我們能够通緝的話，一定報告政府的，這個請你放心。

古 假如我們得到了武器。那敵人將永遠不會再休息下去了，永不能！

貞 (興奮) 我們可以在他們休息的時候也打，睡覺的時候也打。

發 就只這一點嗎？楊縣長！

楊 是的，這是最緊要的事。

(門給敲了一響，室內復沉寂下來，接着門開了，少媽進來。)

丁 楊縣長！外面有一個日本兵踉踉跄跄的跑來，看樣子好像是本間，這傢伙剛才會到這兒來過的。

(大家都把眼睛看烈貞)

丁 我已經關上前門了。

(門外有暴燥的敲門聲，大家都緊張地站起來。)

(走向烈貞) 這是怎麼的？林大嫂！你有甚麼困難嗎？

貞 沒有，沒有，請你們從後門出去吧，你們可以從後門出去，快點，趕快出去！

古 林大嫂！假如你有甚麼困難的話，我們可以幫助你的。

貞 不！我現在的困難甚麼人都幫助不了。你們趕快去吧。

(外面敲門聲繼續着，她把他們推向右廂小門裏去。然後，慢慢地走向桌子邊，拿起桌上的大剪刀咬齧牙望刀口怔住，敲門聲更大更急了。她忽地把剪刀在一堆衣服下一放，跑去開門。)

貞 來了！來了！(出去)

(略停，她驚慌地跑進來，接着本間亦踉蹌進進。顯然，他又喝了很多的酒。)

本 (未進門就喊起來) 呵！大嫂！哈哈！大嫂！你，你真可愛……哈哈，大嫂！

(本間要向烈貞撲去，烈貞靈活地閃開，本間差點跌了一交。)

本 你，你不要躲呀！大嫂！我們……是好朋友，我，我想，哈哈！大嫂，你真漂亮得很，哈哈！

貞 (拚命躲閃着) 中尉，我……我……

(烈貞躲到床前，他又撲過來，撲不着，一歪身躺在床上，他就爬不起來了。)

本 (躺在床上) 大嫂，呀呀！美人呀！你……你來。哈哈哈哈哈！(烈貞害怕地躲在屋角) 你，你來呀！美人！……漂亮的……花姑娘，呀！我們來……哈哈！大……大嫂，我們來……(聲音漸低，最後竟呼呼睡着了。)

(烈貞縮在屋角裏戰抖了一刻，見他沒有聲響，才慢慢跑出來，到床前一看，本間已爛醉如泥，鬪聲大作。她眼睛注視着天花板，兩手緊握着。忽然，堅決地跑到桌子邊，拿起壓在衣服下面的剪刀。手戰抖着，拚命咬着牙齒。)

突又一口氣把燈吹滅，但外面正下着雪。雪景從窗外映進來却也頗見明亮。她緩緩地走到床前，看看刀口，又向本間的頸項注視好久，忽然堅決地舉起戰抖的手。拍嗒，剪刀落在床沿。本間轉動了一下，她慌忙拾起剪刀背在身後。本間嘴裏含糊地喊了幾聲「大嫂！美人！」又呼呼睡着了。烈貞又看好久，才又很快地舉起剪刀來。幕急急落下，接着可聽見本間一聲慘叫。)

城 滿 雨 風

三 幕

三 場

時間：高氏兄弟走後旬日。

地點：早參謀部

人物：橫井一郎大佐

武田二郎少佐

松本大尉

植松三尉

諸葛智

楊縣長

古維白

高德興

高德發

李福官

佈景：房間與第二幕第一場同，唯室內布置多所調動，中間的長桌子已經去掉。另在偏左或偏右擺一張小圓桌子，再在對面擺一張寫字台，其他椅子等都可稍為改變一點兒位置。

(幕啓：植松久安伏在寫字台上寫信；武田二郎則坐在一張沙發上看書。)

植松寫好信，摺好，套在信封內，接湊是寫信封了。)

(抬頭望望)寫好了？

(邊寫邊答)唔，好了。

怎麼寫的？念給我聽聽。

植 好的，(寫好信封，又把信紙抽出來。)你聽：「梅子姑娘：讓我遏抑住不安和悲痛的心，告訴你一個不幸的消息，本間中尉死了。是一個下大雪的晚上，他喝醉了酒，獨個人跑出去，一直沒有回來，到給人家發覺了，他已經死在一個支那女人的手裏。(武田連連搖頭)我報告你這個消息，希望你不要悲傷，並且勸勸你的老太太……」

武 好了！好了！

植 怎麼樣？够了？

武 你這樣寫法，想給大佐通過，哼！

植 怎麼？

武 你想想，我們雖則在這裏亂作胡爲，我們的首相不是常常對全國和全世界廣播說：大日本皇軍的軍紀是最優良的？他怎麼會讓你把這個消息漏出去呢？死在一個支那女人的手裏，多麼不名譽的事！

植 我也顧慮到這一點，可是爲了本間以前常常對我說，假使他死了，我得把實情告訴他的家裏……

武 可是，你總得大佐通過呀！

植 好，那我重寫一張吧，（把那張撕去，重新再寫。）

（片刻，松本進來，）

武 回來了？大佐呢？

就來了。

植 （邊寫邊說）噯大尉，等一下大佐來了還得請你幫幫忙。

松 甚麼事？（在一張椅子上坐下，抽煙。）

武 就是……本間的事，植松中尉想寫一封信通知他家裏，恐怕大佐不肯，所以等一下大家幫忙說說

松 噢，這事情……我想何苦要來這麼一着。

植 這是他生前的囑咐，並不是我喜歡多事。

武 （對植）現在你怎麼寫？

植 （停筆）我說他某天帶領一隊兵士抵禦敵人的突擊，不幸中彈……

（門開，橫井大佐進來，植松忙即收拾紙筆，大家站起。）

武 大佐回來了？

橫 晤，（坐下，脫帽，燃香煙。大家仍坐下。）

武 事情解決了？

橫 沒有甚麼，一點兒小波動。（抽煙，沉思。）（植向武示意）

武 有一件事情，大佐！就是本間生前，曾對植松久安中尉說過，假使他一天死了，一定得將消息告

幕 三 第

橫 訴他的家裏。所以，現在，植松中尉想……

橫 通知他的家裏嗎？（搖頭）這是不行的，尤其是他這樣不名譽的死法。

武 我們可以說他是死在戰場上。

橫 不！你難道不知道早有了祕密的命令，任何死訊不准報告給他們的家族！

植 是的，可是……每一封信他們都檢查過嗎？

橫 當然，不以任何一封不合法的信漏過了，他們要絕對負責的。

（遠處隱隱有飛機聲，漸近聲漸大。）

橫 （傾耳驚疑）噫！甚麼？

武 （傾耳）飛機聲嗎？

松 是飛機聲，可不是我們的。

嗯，不是我們的，怎麼……

（嗚嗚地發聲聲響）

橫 這時候才發聲報，他們管的甚麼事？——松本，植松久安！你們趕快去處置軍隊，命令他們疏散

，同時得步哨戒嚴。

（站起，同時）是！（出去）

植松 （橫井與武田一同奔到窗子前，靠窗向天上望。）

武 （頭偏了幾下）在那邊，在那邊，呵！高得很！（以手指天上的一向）嗚，嗚，看見沒有？

風 雨 滿 城

橫 (跟着他的手向) 嘿！看到了。

武 (望) 兩架，噢！三架，三架。

橫 (望) 我看，噢！大約有兩萬尺高哩。

武 真的，飛得這樣高？

橫 (回轉身，在房間裏緩緩踱着) 甚麼事情呢？又不像偵察機，難道這個小城市也……監視哨真可惡，飛機來了才發警報……非懲辦一下不可！

武 (驚叫) 大佐！大佐！你來。(頭仍仰望天空，却伸出一個手向後面招) 你來瞧！

橫 (大踏步過去) 甚麼事？

武 (手指着天上) 你瞧，那，那是甚麼東西？一小點，一小點，飛機上丟下來的。

嘿，這，當然不是炸彈囉，可又看不清……漸漸下來了，也不像傳單。

武 好像菊花冠一樣的，奇怪！甚麼東西？

橫 下來，下來了！參得很！(向武田) 趕快通知松本大尉，立刻帶一中隊兵士出動搜槍，那個老百姓去檢拾的，通通抓起來！

武 好的！(剛走到門口)

橫 噢！噢！等一等！(武停住，回頭) 你關照他們，小心一點兒，說不定是慢性炸彈哩。

武 唔！(剛欲跨出門外)

橫 (忽又想起了甚麼) 喂喂！(武再回頭) 還得考慮一下，你想，他們會不會乘我們部隊出動的時候，掉下幾顆炸彈？

第 三 幕

武 (走回幾步) 這倒可能的，大佐！

橫 那末……(在房子裏兜幾個圈子) 是這樣吧。你叫他們先增加崗位，把重要地點警戒起來，不讓人們自由走動，等飛機去了。再出動用最快速度搜檢。

武 好的。(出去)

橫 (皺眉，在房子裏踱着。) 又得應付甚麼亂子了，……本間的話是不錯的，中國人真不好惹！(旋即坐到沙發上，抽煙，沉思着，飛機聲漸隱漸滅。)

(松本手裏拿着一個藍紙包兒，匆匆進來。)

松 (立正) 大佐！

橫 (回頭) 你來了？手裏是……

松 敵人飛機上丟下來的。

橫 (急促) 甚麼東西？(站起)

松 炸藥，用很輕巧的小小降落傘丟下來的，而且裏面還包着很好的糖果，所以大人小孩子都喜歡去把它拾回去了。

橫 我不是跟你們說看見拾的人就抓？

松 可是抓不了許多，抓了一部分，却給他們溜了許多回去。

橫 投的數量呢？多不多？

松 多得狠，全城到處都有。

橫 噢？那還了得！

風 雨 滿 城

日兵 (匆匆進來) 報告大佐，鄰近十里路內有三次地方給炸毀了。

橫 (大聲) 松本大尉！

松 (立正) 大佐！

橫 立刻通知他們，無論大人小孩，去檢藍紙包的全部抓起來，或者立刻打死！

松 是！(藍紙包遞與橫井，即出去。)

橫 (向日兵) 沒有你的事了！

日兵 是！(退出)

(橫井把藍紙包小心地放在桌子上，深深呼出一口氣，接着想把藍紙包解開來，但只解了一半，想想，又包了起來。)

武 (進來) 拿進來，拿進來！

(一個日兵兩手捧着十幾個藍紙包進來，輕輕放在棹子上。)

武 其餘的暫時放在儲存庫裏吧！小心點！

日兵 是！(出去)

橫 這樣快？都完了嗎？

武 多着呢！我是先拿一部分來給你看看。

橫 怎麼樣？你檢驗過了？

武 稍爲看了一眼，聽說已經有兩三處公路給炸了？

橫 嗯！你等一下還得去察看察看。

武（拿起一個解開的管子，剝去皮。）這是一種商賣的炸藥，牠有一個規則的帽蓋和一根導火線——約略有一分長。

橫（也拿起一個藍紙包，解開，拿出一塊糖。）這是一塊很好的巧克力糖。（竊笑，把糖往地下一丟）他們倒會想出好法子！

武（正在檢驗銅帽蓋）而且，他們拋得相當普遍，不但是在曠野，即人家的屋瓦上，天井裏，到處都有。

橫 我打算立刻把這事情報告軍部，說不定他們把這一塊當做試驗的地方，假使能夠發生效力，各處都要應用了。

武 可是，要想把它掃除乾淨倒也相當困難。

橫 但必須要掃除得乾乾淨淨。（又去解開一個紙包，把糖塞在口裏。）這樣好吃的糖果連我都忍不住要吃牠。（竊笑，拿出包在紙裏的印刷品，唸着。）淪陷區的同胞們！把這包東西小心藏起來，牠是你的朋友送給你，由你轉送給侵略你國家的敵人的一件禮物，盡量送給他們吧！（讀完，鼻孔裏「哼」了一聲，換一張紙，高聲）聽着：「這城內的鐵軌」，「晚上開動」，「阻礙交通」，……還有，用法：把木棍緊緊地放在鐵軌連接處，用一個結繫牢，用泥土塞在牠的周圍，使它堅固。當導火線點着時，在它沒有爆發之先，你數六十下就夠了。（念到這裏，抬頭向武田。）

武（點頭）這行的！

橫 還有哩！橋樑：把它弄得不結實，但不要毀掉，哼！（再翻一張紙）噢這是電線桿。（又翻一張

風 雨 滿 城

（這兒是：陰溝，載重汽車。（把紙放下陰沉地）就是這麼一回事。

武 他們還沒有拋下毒藥呢？否則，我們還能夠舒舒服服地吃飯嗎？

橫 可是，儘夠了，够得我們麻煩了。

（日兵一人進來）

日兵 （敬禮）報告大佐！諸葛智想見你。

橫 叫他等一下。（警報嗚嗚大鳴，日兵出。）呵！警報解除了。（對武田）現在我們還得要加緊搜

索，請植松久安也帶一中隊去幫同松本搜尋炸藥。至於你，去看看鉄軌吧，今天晚上也許又要出

事情了。

武 好的。（出去）

橫 來呀！

日兵 （進來，立正）大佐！甚麼事？

橫 叫諸葛智進來！

日兵 是（退出）

（片刻，諸葛智推門而入，他臉孔蒼白得可怕，半個臉孔還包紮着綑帶，左臂也給綑帶吊着，一隻腳有點兒拐，走路很不便。）

諸 （不當地鞠躬）大佐！

橫 （並不注意他的傷勢）坐坐吧，我聽說你受了傷，怎麼一回事呢？

諸 （坐下）就在你們本間中尉給謀殺的那個晚上，我中了埋伏，巡邏隊救了我的性命，好幾個散匪

第 三 幕

橫 坐着我的船逃走了。

橫 (淡淡地) 原是這麼一回事。(頗傷感) 本間死得真不值得，爲了一個女人！

橫 (諸無言，片刻沈默。)

橫 你今天有甚麼事情來嗎？

諸 噢！我早就想來看你了。大佐！你不聽我的忠告，現在是出了亂子了。

橫 是不是指今早發生的事？

諸 是的，你拒絕給我一個有權的位置，你讓楊照時保留了他的位置。

橫 這不相干，沒有他，我們在這兒也許有比目前還要混亂的情形呢？

諸 那是各人的看法了，照我看來，這個人根本就是這一羣叛民的領袖。

橫 胡說，他這個人會……

諸 (用未傷的手從衣袋裏取出一個黑色筆記簿，同時打開。) 你不知道，大佐！我有我的根據，在你們沒有來以前，我就住在這裏，自然知道得很清楚。我可以告訴你，楊照時跟這個城裏所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有很大的關係。在本間中尉被謀殺的那一個晚上，楊照時正在那間謀殺所發生的房子裏。當那個女人逃到山上去的時候，就在楊照時的一個親戚家裏躲着，我跟蹤到那兒，她却已經走了。我回轉來，却又中了埋伏，所以，無論甚麼時候那一個女人逃走，楊照時總是知道的，而且還幫助他們哩！

橫 (仍不大相信) 可是你拿得出任何證據嗎？

諸 大佐！這是危急的時候了，你還不相信我，那一切都完了。

橫 (稍停) 那，照你意思的話……

諸 我的意思：楊照時立刻要成爲人質，他的生命將要以全城的平穩爲担保，一塊炸藥上的導火線的點燃，將成爲他生命的抵押。

橫 但是，假使民衆暴動起來，我們殺了楊照時呢？

諸 那，那個小醫士就是第二個人質了。雖然他沒有什麼職位，但是他是這城市的第二個有權威的人

橫 假如他也給我們槍斃了，那末再輪到誰呢？

諸 那時候我們就有了所有的威權，我們只要把領袖人物宰掉之後，謀叛者就會被打成粉碎的，無需用再甚麼人質了。

橫 (搖搖頭) 恐怕不見得吧！你懂得你們的國民性？

(日兵一人驚惶地衝進來)

日兵 (立正) 報——告大佐！

橫 (驚弓之鳥) 甚麼事？

日兵 松本大尉跟植松久安中尉，都給炸死了。

橫 (從椅上跳起) 怎麼着？

日兵 他們在一起指揮部隊搜索。冷不妨植松中尉用腳踏着一包走了線的炸藥，於是兩個人都給炸得肢體粉散，還有兩個兵士受了傷。

橫 (熱鍋螞蟻般地面團轉) 糟了！糟了！我甚麼時候叫他們合在一起？這……這怎麼辦？這叫我怎

麼辦？糟了！（忽然停住，略一沉思，露出猙獰的臉孔，高聲向日兵。）你——
日兵 大佐！

橫 傳說的命令給發到槍連，全部出動，老百姓去拾炸藥的，不管一切用機關槍掃射！再派兩個衛兵把楊照時跟古維白押起來，馬上帶到我這兒來！

日兵 是！大佐！（退出）

橫 （半響，鬆了一口氣，低沈地對諸。）我已經照你的意思辦了，其效果怎樣，得看你的判斷力究竟達到甚麼程度了。

諸 （詔笑）是！大佐！殺了這兩個罪魁，你信任我，由我來辦，一定有很好成績的。

武 （進來，手裏也拿着幾個藍紙包，把在棹上一放。）這是我們門口拾來的。

橫 武田！松本跟植松又給炸死了。

武 我聽到這個消息，現在我們是勢不兩立了！

橫 （走近棹子邊，解開一個藍紙包。）現在索性是來一個大「解放」，（一粒擲入嘴裏）我已經命令他們用機關槍掃射那些拾炸藥的人。

（諸葛智看得嘴巴癢起來，也狠癢地過去解開兩包，一粒糖遞與武田，一粒則自己含了。）

橫 （坐下）同時，我們還把楊照時跟古維白都押起來了。

武 這些會不會發生效果呢？

橫 我想不至於全部落空吧。——噢！鐵軌怎麼樣？

武 還好，沒有甚麼大毛病。至於那三處公路也看過了，由炸的範圍看起來，這炸藥的威力相當大。

橫 也許……噢，你立刻給我擬兩張電報，一張給派遣軍總司令部，一張給首相，報告這件事情。
武 好的。（伏桌擬電）

（沉寂片刻）

日兵 （進來）報告，楊照時跟古維白押到了。

橫 沒有帶手銬？

日兵 沒有。

橫 好的，帶進來。

日兵 是！（出去）

（日兵兩個肩輕機鎗，帶楊與古進來，復出去，關上門。）

楊 哈哈，大佐！

橫 坐吧！

（楊與古不客氣地坐下）

橫 楊縣長，事情實在太嚴重了，迫得我不得不想出這個辦法。

古 這個辦法好得很，哈哈！（見諸葛智）噢諸葛智先生也在這兒，長久不見了，哈哈！

（諸不睬）

橫 （突然沉下臉）我的軍官又死了兩個，這個事情叫我跟軍部怎麼交代？現在，（向楊）你必須立刻下個命令，叫他們停止活動。

楊 可是，你得曉得我的命令早已失了效用了。

(遠處傳來時斷時續的機槍聲)

橫 (橫暴地) 我已經把你們捉來當人質，作為你們人民行為的担保。

楊 這是絲毫沒用的，大佐！我無法阻止他們，你得知道，老百姓並不盲目信仰我的，假使我成為他們的障礙物的時候，他們就不客氣的踢開我了。

橫 假使他們曉得，他們再點起一根導火線的話，你就給槍斃掉，那他們怎麼辦？

楊 (無言，望望古，古亦無言。) 哼！……

橫 他們怎麼辦呢？

楊 我不知道，我只曉得這是完全沒有效果的。

橫 假如你請求他們不要點？

楊 (沒精打採地) 我想他們無論如何會點起來的，我要求他們，他們盡可以不理我。

橫 (堅持) 你以為他們一定會點嗎？

楊 是的，他們一定會點的，你知道，大佐！假如我命令他們不要鬥爭，他們立刻就捨棄我，他們仍然會去鬥爭，假如我叫他們鬥爭，他們就會非常高興。這麼着，我這個不大勇敢的人只有使他們更加勇敢了。

橫 我可以告訴他們，讓你在裏面求活命。

古 這有甚麼用，老百姓對楊縣長的人格是永遠信任的。

楊 (近乎自言自語地) 自由的人民不會發動戰爭。但當他們受到異族的侵略起而反抗的時候，他們就一定得到勝利。

橫 我的命令是很清楚的，十一點鐘是一條死線，我已經有了許多人質，假如有了任何暴亂的話，人質就只好被處決了。

（楊、古冷笑不語。）

橫 不管我的命令怎麼樣，我絕對實行我的命令。不過，我倒又想，縣長！你的一紙命令也許可以救出許多生命哩！

（遠處傳來頗大的一個爆炸聲，回音蕩到山谷裏，又被蕩了回來，全室沉寂下來，頗見緊張。武田正伏案寫着東西，這時也停了筆，諸葛智更嚇得索索發抖，接着第二聲又起，機關鎗聲也密起來。而煤礦的汽笛更發出一陣尖銳的，淒厲的，嘶聲的警號，楊與古微微笑着。）

（兇兇地對楊）這是怎麼一回事，你說？

楊 （冷笑）我怎麼曉得！

（爆炸聲又起，且更大，機關聲也漸漸迫近。橫、武、諸、均奔到窗口向外望。）

橫 （煞神般地回頭）時候到了，讓我先結果了人質！（向裨邊拿鎗，忽然皺着眉人軟了下去）咳！咳！咳！……咳呀！……

武 （回顧，驚詫，同去扶橫。）怎麼的！（自己不覺也先後軟下去不能動彈。）咳！怎麼！咳……

咳……

楊 哈，哈！哈哈！哈哈！橫井！武田！諸葛智！你們也有今天，你們也有今天！巧克力的味道好嗎！哈哈！你們也有上當的日子。（突然嚴肅高聲）中華民族是好惹的嗎？你說！

橫、武（急煞）衛兵！衛兵！來呀！……來呀！……怎麼的？來呀！

（高德興、高德發兄弟提鎗自外衝入。）

興、發 來了！

楊、古 哈哈！來了呵！

興 楊縣長！我們進城了，大家等着你的指揮！

楊 好！這兒你們來處置了。

（楊、古各在橫井、武田手裏奪了手鎗衝出去。這裏德興、德發來打橫井、武田。外面鎗聲，爆炸聲，喊聲混在一起。諸葛智侑掙扎着想乘他們不注意，向裏門逃，不妨李福官從內衝出。）

李（一手抓牢）你媽媽的，那裏走！

諸（跪着帶哭）福官！饒了我吧！

李（左右兩個耳光）賤胚子！誰認得你。

（橫、武已毒發斷氣，諸葛智亦有氣無力地倒下，幕急落，遠遠尚有喊殺聲及鎗聲。）

（全劇完）

城 滿 雨 風

^bA調 2/4 怨婦曲

6̣ 1̣ 6̣ 3̣ | 5̣ · 3̣ | 1̣ 3̣ 2̣ 3̣ | 2̣ — | 3̣ 5̣ 6̣ 1̣ | 6̣ 5̣ | 1̣ 2̣ 3̣ 5̣ |
 北風號，白雪飛；孤燈影微微，祈望郎魂

2̣ 1̣ | 1̣ 0̣ | 3̣ 5̣ 6̣ 5̣ | 3̣ 5̣ 1̣ 3̣ | 2̣ 3̣ 2̣ 1̣ | 2̣ 1̣ 6̣ 1̣ | 6̣ 1̣ 2̣ 6̣ |
 來歸。丈夫爲了抵抗日本鬼，遭受鬼子慘殺一去不復

5̣ · 6̣ | 5̣ — | 1̣ · 2̣ | 5̣ 3̣ | 1̣ 3̣ 2̣ | 1̣ · 2̣ | 3̣ 2̣ |
 回；垂柳含悲低低訴，江水帶怨

1̣ 6̣ 1̣ | 5̣ — | 1̣ · 2̣ | 5̣ 3̣ | 1̣ 3̣ 2̣ | 3̣ · 5̣ | 6̣ 1̣ 5̣ |
 幽幽鳴；家園破碎蕪衰草，骨肉流離

3̣ · 1̣ | 2̣ — | 5̣ 5̣ 6̣ 1̣ 6̣ | 6̣ 5̣ | 2̣ 2̣ 3̣ 2̣ 1̣ | 2̣ · 5̣ | 1̣ — |
 人憔悴，悽怨填塞着胸臆，辛酸淚串溼愁眉。

6̣ 1̣ 6̣ 3̣ | 5̣ · 6̣ | 3̣ — | 2̣ 1̣ 2̣ 3̣ 5̣ | 2̣ — | 3̣ 5̣ 6̣ 1̣ | 6̣ · 3̣ |
 想起了，可愛的夫郎，不覺淚如

5̣ — | 1̣ · 2̣ | 1̣ 2̣ 3̣ | 6̣ · 3̣ | 5̣ 6̣ | 2̣ 3̣ 5̣ | 6̣ 1̣ |
 水，切盼英勇將士打勝仗，打了勝仗，

3̣ · 2̣ | 2̣ 1̣ 6̣ 5̣ | 3̣ · 5̣ | 6̣ — | 3̣ · 2̣ | 3̣ 6̣ | 1̣ — | 1̣ — ||
 願盡了萬壽日本鬼，雪恨揚威。

風雨滿城

天行叢刊復版第六十號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

元 幣國冊每價實

(費匯運郵加酌埠外)

克貝坦史·美·者著原

薛 苔 者 劇 編

封 華 人 行 發

廠刷印報行天者刷印

所 行 發 總

天行社總社

福建南平中山路

1187

446094